

開創台灣人的新時代・建設台灣人的新社會

台灣新社會

月刊

\$2.00

THE TAIWANESE NEW SOCIETY 1985年8月1日

台灣不再是美麗島

—— 垃圾問題探討

核三廠大火

—— 台灣的三哩島事件

小小江南



2

向鐵窗裡的民主人權鬥士致敬，
關懷他們的第二代！



這是攝於第三屆關懷夏令營的一幀照片，去年七月十九日開始在墾丁公園舉辦為期四天的第三屆夏令營，估計約有三百人參加，照片中的小朋友只不過是參加者的一小部分，而未能參加夏令營的第二代，更遠遠超過參加者的數目，我們在照片中看到的這十多位小朋友，以及許多我們沒看到的，在小小的年紀就與他們的父母親共同肩負台灣民主人權運動的十字架。

第四屆關懷夏令營預定八月八日起至八月十一日止，在宜蘭郊外的金盈谷瀑舉行，估計將有二百名參加。

社論

台灣政治社會文化運動的新方向

在國民黨政權的殖民封建統治下，台灣人的政治社會文化運動已經渡過四十年漫長的孕育時期。

這個有血有淚的四十年，涵蓋了兩代的台灣人：上一代成長於日本殖民統治的環境中，下一代發育於國民黨封建殖民統治之下。這兩代命運雷同的台灣人具有一個共同的夢：

- 他們渴望有一個能夠放情擁抱的自己的祖國。
- 他們企求有一個充滿人性的平等、合理、進步的社會。
- 他們期待著一個具有台灣本土性的文化能夠生根、發芽、茁長、開花、結果、再生根、再發芽……

四十年的努力已經使這個夢更接近實現的日子，雖然進展的速度顯得太慢了。在結束這四十年孕育時期之際，我們可以做一個總結：

- 台灣民族意識終於發芽了。陳腐的中國結已有解開的跡象。
- 在工業化的過程中，社會、環境問題已逐漸獲得人民的重視。
- 具有本土性的台灣文化已結了些許果實。

在邁入下一個運動的階段之前，我們必須冷靜地思考一下，眼前台灣人的政治社會文化運動缺少了什麼？

有人說：「台灣人的世界只有台灣和美國」。乍聽之下，這句話似乎過於誇大，但是再思之後，有誰不能同意？卅多年來，一批批的留學生、一批批留學生的父母、一批批新僑、一批批小學生、一批批幼稚國的兒童，擁向美洲新大陸、小台北。這個現象說明了什麼？

有人說：「台灣人的運動尚未生根，知識分子做知識分子的，勞動大眾做勞動大眾的」。這句話雖然很難嚥下去，但是任何獻身於台灣人運動的人士都不得不嚴肅地拿它來咀嚼嚼嚼。

綜合起來說，四十年的台灣政治社會文化運動，雖然發了芽、生了根、卻缺少了寬闊的世界觀和深入的草根性。因此，在為下一個運動階段定向的時候，我們必須特別強調運動所應具有的世界觀和草根性。

台灣人運動的參與者必須放眼第三世界，必須看清第三世界國家與資本主義帝國對抗的根本原因，必須學習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的戰鬥經驗。

參與運動的台灣知識分子也必須往下看，往自己的社會的底層看，了解勞動大眾的問題在那裡，勞動大眾需要什麼。

在拓寬了世界觀、深入了社會底層之後，台灣人的運動才可能茁長、開花、結果。

本土的・進步的・草根的

發行人：王建生

編輯：台灣文化社編輯委員會

出版：台灣文化社

編印：台灣文化事業公司

『台灣新社會』月刊訂費（美金）

美國地區：一年20元，二年35元。

美國以外地區：一年30元，二年55元。

永久訂戶：500元，榮譽訂戶：1000元。

訂閱處：TAP

P.O.Box 3275

Los Angeles, Ca 90051

台灣新社會 目錄

封面裡：向鐵窗裡的民主人權鬥士致敬，
關懷他們的第二代！

社論：台灣政治社會文化運動的新方向

本期專題

台灣不再是美麗島

---- 垃圾問題探討

由內湖垃圾山談起 陳湧泉、王建生

倒！倒！倒！管他的！倒了再說！

垃圾官僚

垃圾與警總

垃圾抗議 簡明英

時事短評

核三廠大火

---- 台灣的三哩島事件 江浩然

政經論壇

由生產方式談革命觀 岳原 23

第三世界

阿爾巴尼亞革命經驗談（下） 洪哲勝 29

南非白人少數政權向黑人宣戰 沈啓東 36

文藝園地

小小江南 淡水 40

人物素描

許不了

---- 一位飽嘗辛酸的受害者 黃立夫 44

大眾論壇 47

編者的話・稿約 48

封底裡：建築工人

台灣新社會 2 1985.8.

台灣不再是美麗島

垃圾問題探討

一個政權在觀念、立法、及施政上的落伍，最容易從它處理垃圾的態度看出來。

卅多年來，國民黨政權的封建、落伍觀念，非常突出地反映於有關垃圾處理的立法及人事任用上面。它的「廢棄物處理法」已老得掉了牙。它在大都市的環境保護局長，竟都由軍方或警方出任。因此，目前台灣根本沒有真正能大量處理垃圾的現代化設備。在國民黨官僚的頭腦中，垃圾「處理」等於收集和傾倒，數千年來都這樣做，現在當然也可以這樣做。

卅多年的傾倒在台灣築造了許多大大小小的垃圾山，有的高達十數層樓。這些垃圾山成爲病菌與毒氣的製造所。台灣已不再是美麗島。當然，受害者不是住在高級住宅區的特權階級，而是住在垃圾山附近的勞動大眾。

對地狹人稠的國家來說，焚化爐是處理垃圾的最佳工具。日本已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垃圾採用焚化處理。香港、新加坡亦緊跟其後。只有國民黨官僚抱著一百多億美元的外匯存底，卻借口焚化爐太貴而不購置。

對於國民黨政權的垃圾政策，

—— 陳湧泉、王建生 簡明英 ——



人民已經無法再忍受了。數年來，垃圾抗議之聲起於各地，黨外人士也已參與抗議行列。雖然抗議行動本身並不能迫使國民黨澈底解決垃圾

問題，但它是集結民眾力量的重要方法之一。當自發性的抗議行動提昇到自覺性的組織行動之後，美麗島才有恢復本來面目的希望。

從內湖垃圾山談起

1984年七月十三日，真是一個黑色的星期五。

剛過了中午，一股濃烟徐徐地從高達五十三公尺的內湖大垃圾場冒出。從內湖區葫洲里南望，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垃圾山起火了。但因當時豔陽高照，未有人注意。

下午三時許，火勢隨風轉強。垃圾山北緣約有五分二的表面均籠罩於烈火濃烟之下。垃圾場管理人員到了此刻才大為緊張，企圖從垃圾山頭推下沙土來掩蓋火種，但未奏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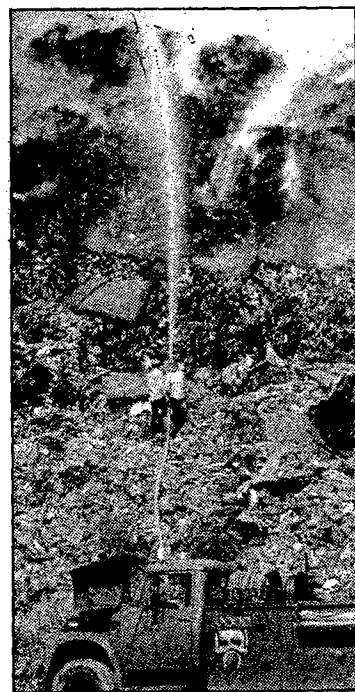
火勢越來越強，濃烟挾著大量的有毒氣體瀰漫於內湖區的葫洲里、五分里、石潭里、及南港區的重里、東新里、北港里、西新里。居民被突來的濃烟毒氣熏得受不住，紛紛走避。

不久，四輛消防車陸續到達現場，停在「山腳」。消防隊員拖著水壓不足的水喉對著眼前的龐然大物噴射。奈何積壓於垃圾山內部長達十三年之久的「悶氣」有如火山爆發一樣，不停地從裡頭發洩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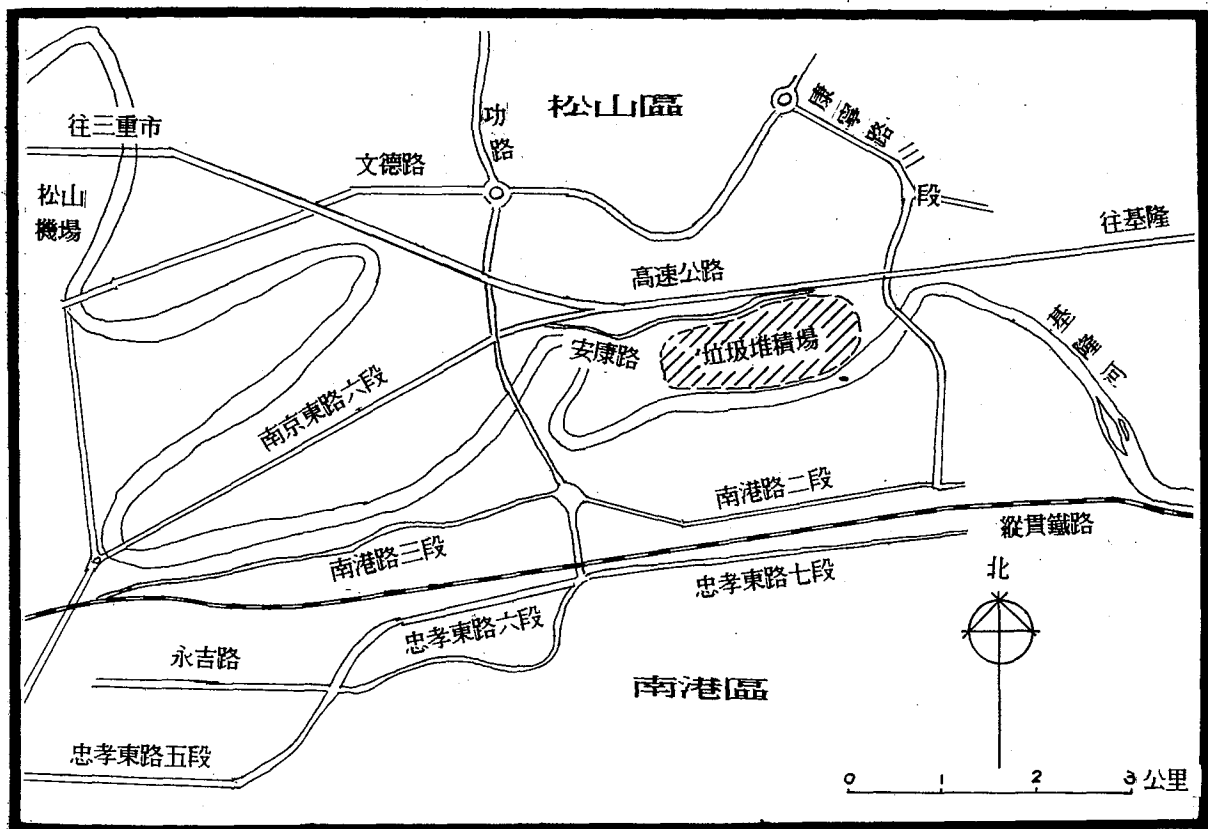
許多新聞記者聞訊趕來採訪，卻遭垃圾場管理人員的阻擋。管理人員表示，垃圾山是環保局的管制區，任何新聞的發佈都須經過「上級」的批准；未得上級的允許，新聞記者不得將垃圾山燃燒的景像攝入鏡頭。

火勢繼續擴大，蔓延於廣達十八公頃的垃圾場。消防隊員不斷地施水灌救，卻始終未見奏效。

十四日是週末，火勢仍然在擴大，沒有一點「休息」的意思。下



救火人員，試圖以微弱的水壓，撲滅內湖垃圾山的大火。



內湖垃圾山位置相關圖

午，受害地區的居民再也受不了了，紛紛攜帶衣物奔往親朋好友家中避難。容量過小的消防車，不斷地在基隆河與垃圾山之間穿梭。雖經一整天的灌救，火勢仍然無法控制。在黑夜中，熊熊火光至為「壯觀」。

十五日，火勢仍無法控制。環保局終於開腔了：垃圾山的大火要靠「天公下雨」才能撲滅。衛生局則更坦白地透露：垃圾山的現況如同進入癌症末期的病人，可說是無藥可醫。就是每天一百輛消防車「侍候」也「無路用」。只要不讓火勢延燒到他處就好了。

一位74歲的三重里民鄭先生表示，他的肺部被燻得十分難過，每

天都躲到內湖國家公園去吸比較新鮮的空氣。

另兩位三重里民張文貴及陳秋良表示，他們都須到醫院去診療喉嚨。幾天來南港路一帶的耳鼻喉科及松山醫院的耳鼻喉科，都有不少前往求治者，陳秋良又表示，垃圾山的毒烟，除了使他的喉嚨劇痛外，頭部也有些昏昏沉沉的。

十六、十七兩日，火勢仍然進行，垃圾山的表部及裡面的沼氣仍未燒盡，一氧化碳及氯化氫有毒氣體大量混入大氣中。台北市調派了五個中隊的消防車、幫浦車、及化學車，合計五十輛，以接駁方式抽取基隆河水，澆遍整個垃圾山。據保守估計，用水超過五千噸。

十八日中午一時許，連續燒了五天五夜的內湖垃圾山，因沼氣差不多燒盡了，火勢漸漸轉弱。適逢一場雷雨傾盆而下，在天公的相助之下，濃煙漸漸消失。

二次公害的例子

七一三內湖垃圾山大火，提供了一個「二次公害」的典型例子。經過長期的傾倒、堆積，又缺乏衛生處理，內湖垃圾山蚊蠅叢生，周遭的環境全部都被污染了。附近居民的健康受到了嚴重的侵害，尤其在垃圾山起火後，隨之而生的氣體與烟灰，濃度極高，毒性更強。

住在內湖安康路 324巷的一位林姓居民，對於十多年來居住環境的變化有著極深的感慨。他說：

十三年前，屋前是一畦畦稻田，居民過著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平靜生活。年年皆可看到稻浪翻風的景象。稻田邊的基隆河仍可供戲水垂釣。對岸啓業工廠的濃烟雖帶來陣陣工業化的氣息，但兩岸相距似乎仍很遙遠。曾幾何時，一輛輛濃烟滿佈的垃圾車來了，開始在田間堆置垃圾。在大家還來不及反對時，它已成爲一座搖撼不動的小山

他又說：

每當大雨傾盆時，沿「山坡」而下的臭水在這十幾戶人家四周氾濫，人人掩鼻而過，但根本無法躲避，日子久了也不覺其臭。最怕的還是夏天的西南季風。風大時，垃



二次公害，遺禍子孫



垃圾山一角

圾灰塵帶著臭味吹向戶戶人家，頓時門窗緊閉，巷內不見一人。許多人受不了臭氣，紛紛搬走了。留下來的多半是老人和小孩。走進巷內可看到裏面的小孩子手腿滿佈蚊咬的傷痕。

他接著說：

在這裡一年到頭都有蚊蠅，嚴冬也是一樣。因此，大家睡覺時除了掛蚊帳外，還要燃上蚊香，但仍有不少小孩子遭到蚊蟲的惡咬，染上種種疾病。去年就有一個五歲小孩因此發病死去。

統治者住陽明山上，勞動者住垃圾山下

垃圾山台灣各地都有，但是一般勞動者的生活環境再如何的髒，如何的亂，也不會影響到統治者居住及遊樂的幽美環境。這是何等強

烈的對照，勞動者在垃圾山下掩著鼻子，統治者在陽明山上高談暢飲。而這種對照是一天比一天強烈。

卅多年來，台灣島上一條條河川，一片片綠野漸漸地變成垃圾堆積的場所。當環境問題被提出來討論的時候，統治者便一本正經地指責住民沒有公德心，亂倒垃圾，如果人民希望享受乾淨的環境，就得付出更高的代價。

年年的重稅用到那裡去了？一百多億美元的外匯存底留下來做什麼用？這些問題統治者認爲是不必回答的。捨此不談，而天天表演「掩飾秀」、「推諉秀」、「塞責秀」，在在說明今日台灣統治者的暫居心態。台灣不是國民黨統治者真正的「家」，他們是在這裡暫住的。他們天天劫收享受之餘，無心顧及環境的維護。在他們即將再一次逃亡之時，是不會先把台灣這塊土塊「打掃」乾淨的。

倒！倒！倒！

管他的！倒了再說！

「傾倒廢棄」是國民黨政權四十年來變用不變的垃圾「處理」方法。一輛輛的垃圾車，載著滿滿的垃圾開往荒野一倒了事。這塊空地堆滿了，就另找一塊空地去倒。這個河岸填滿了，就往另一個河岸去倒。

去年七一三內湖垃圾山大火之後，環保局的一位官員承認，台灣的「掩埋」垃圾場，實際上絕大多數都未按照標準做衛生掩埋，與倒棄無異。

倒棄的場所往往設於河岸及山谷，導致嚴重的河川污染。根據環保局的統計，全台灣計有 294 個垃圾場，其中百分之四十二點五設於河畔或山谷。例如：台北縣的三重、板橋等八鄉鎮市，平均一天傾倒一千多公噸的垃圾於大漢溪等河岸邊。台中縣的十六鄉鎮市，平均一天傾倒三百公噸垃圾於大甲溪、

大安溪畔。這些傾倒，根本未經過任何衛生處理。至於覆蓋透水及不透水的土壤層，以及裝置沼氣排出管等，則更不必談了。

統治者沒有責任嗎？

每當曠場發生災變時，統治者就一面指責曠主疏於管理，一面發動所謂「愛心」運動。每當環境遭到嚴重破壞時，統治者就首先指責民眾缺乏公德心、不愛清潔，繼而指責財力薄弱的地方政府未編列預算於環境維護。說來說去，責任總是落在別人身上，而絕不會落在統治者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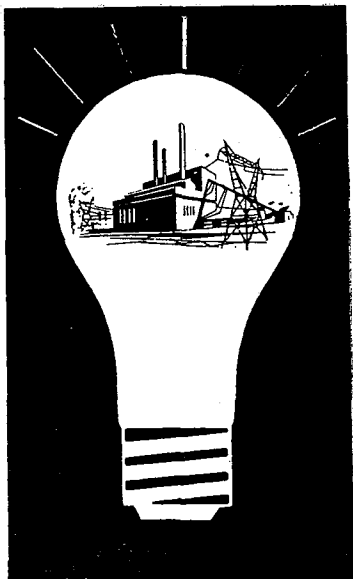
這種統治者的心態，就是今日台灣垃圾問題日趨嚴重的根本原因

。垃圾變成問題，絕不是沒有經費，也不是沒有技術。

在技術方面，經過世界各國科技人員的研究與實驗，目前已有五種合乎衛生原則的垃圾處理法！

1. 掩埋法：將垃圾掩埋於地下，上面完全覆蓋。
2. 壓縮法：用機器將垃圾壓縮，減少體積，然後掩埋。
3. 堆肥法：將垃圾堆積成肥，以供改良土壤之用。
4. 填海法：將垃圾掩埋於海岸。
5. 焚化法：以焚化爐將垃圾燃燒。灰燼的體積遠小於垃圾體積，易於掩埋。

對台灣這種地狹人稠的國家來說，焚化爐是處理垃圾的最佳工具。在亞洲各國中，日本已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垃圾採用焚化處理。香港和新加坡亦緊跟於其後。台灣目



前卻只有幾個規模極小的焚化爐，根本無法處理大都市每天生產的大量垃圾。

長期以來國民黨政權遲遲不建大型焚化爐的藉口是，投資費用及處理成本太高。然而，以台灣一百多億元的外匯存底觀之，誰能相信它沒有資金購置幾個焚化爐？

化垃圾為能源

反觀科技先進國家對於垃圾的處理方法，可以說是日新月異。許多國家不但能適當處理龐大的垃圾，甚至於能將垃圾當做燃料，用以製造蒸汽供發電之用。

「化垃圾為能源」的焚化廠從前未被普遍採用的原因之一，它可能製造空氣污染。垃圾燃燒時會

產生浮游塵、氧化硫、一氧化碳、各種氧化氮、碳氫化物、氯化氫，以及其他微量的元素和氣體。但目前這類污染物均已有了可靠的控制方法。

「化垃圾為能源」的焚化廠未被廣泛採用的另一個原因是，近年來石油價格頻頻下降，因此利用垃圾熱能發電的成本反而比一般能源為高。但是，石油價格必有再漲的一日。有一天，石油及煤炭的價格將會高到使「化垃圾為能源」的方法在經濟上變為合算。同時，因為處理垃圾的其他方法的成本將會相對地提高，「化垃圾為能源」的方法必因之而變為更合算。

單單基於「不衛生的傾倒法」與「化垃圾為能源」兩者的比較，台灣就沒有理由再亂倒垃圾了。



垃圾官僚

去年內湖垃圾山大火之後，國民黨官僚先是一番作秀，繼而是「五分鐘熱度」大聲疾呼，老百姓要愛乾淨，不要隨便丟垃圾。言下似

乎在表示，只要全民總動員起來，動手撿垃圾，垃圾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在一片清掃聲中，「省政府」

也不甘寂寞，搬出一套「台灣垃圾處理五年改善方案」。這是國民黨首次宣稱要動用大筆經費於垃圾上。根據這項計劃，五年期間的垃圾



台北市地方政府以救火雲梯車向失火的垃圾山噴水。

右圖上角是宣稱垃圾山大火之濃煙為無毒的環保局局長許整備掩鼻的動作。

處理預算是44億餘元新台幣，平均每年約8億元。其中，每年預算的三分之一由「中央」負責，其餘三分之二則由財力薄弱的地方政府去想辦法。

然而，每年8億元的預算究竟能做什麼呢？「中央」政府的總預算每年高達四千億元，一個核四廠的建廠預算即達一千八百億元！外匯存底超過六千億元，與這些數字一比，就可以知道國民黨政權對於垃圾處理的「用心」了。

國民黨對於垃圾處理的「用心」也可以從它所設立的機構窺知。環保局是「行政院」屬下的三級單位。它的職責是什麼呢？在「台灣垃圾處理概況」的簡報中，環保局

自己這樣表示：

「以本局職責言，只能研究、調查、監督、策劃、督導等，對實質工作，仍盼賴地方政府依據中央防治政策從嚴有效執行，俾使防治工作相輔相成，益顯績效」。

環保局在垃圾處理所扮演的角色已非常明白了。一個三級單位，又將自己的職責規定為研究、調查、監督、策劃、與督導，與實質工作毫無關係，再加上國民黨政權中普遍存在的官僚作風與貪污舞弊，台灣能不能在五年內改善垃圾處理？答案是很清楚的。

環保局人員的官僚作風，可由下列對話窺約一斑。這是內湖垃圾山大火之後，環保局人員與台大環境工程研究所（簡稱環工所）人員，就垃圾山大火曾否產生有毒氣體之問題所作的對話：

(1). 對檢驗儀器方面：

環保局：

由於儀器欠缺，因此對於塑膠類燃燒所產生危害人體最大的氯化氫氣體，目前並無法進行採樣化驗。

台大環工所：

氯化氫檢定儀器很便宜，化驗方法也很簡單，可是環保局卻表示無法作，其中似大有文章。

章。

(2). 對濃煙是否有毒：

環保局：

垃圾山「附近」空氣，其中除懸浮微粒曾於「瞬間」濃度超過規定標準外，其他已化驗出之項目，其濃度皆保持在安全範圍內。

台大環工所：

此次垃圾山大火確有氯化氫氣體產生，而且大火將熄之際所測得的氯化氫成份仍超過安全範圍。可見這項有毒氣體在此次大火中的嚴重性。

(3). 對雙方所作報告的看法：

環保局：

台大環工所的報告，嚴格說來，不算嚴謹。

台大環工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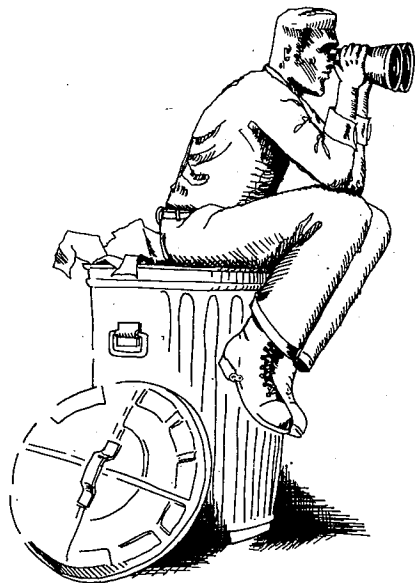
環保局先前所公布有關垃圾山的空氣檢驗報告，內容有誤。

環保局從頭到尾都是「死鴨子硬嘴巴」。他不相信專家，因為他自認是專家——說謊的專家。他不相信科學，因為他自認最科學——最會偽造數字的科學。

一個三級執行機構都如此蠻橫，如此無能，我們能奢望國民黨的其他上層機構有所作為嗎？



垃圾與 警總



在國民黨高喊全面工業化口號的卅多年後，台灣的河邊、山谷、溪澗、海濱幾乎都變成垃圾的堆積場。在都市裡，我們見到一幢幢大樓平地而起，在鄉間，我們卻看到一片片垃圾場應需而生。

這一片片髒亂無比的垃圾場，已是毒氣與病菌的製造所。它們的存在與蔓延，是國民黨落伍觀念的最佳見證。

在對國民黨處理垃圾「政策」失去信心之後，各地居民於三、四年來紛紛以自力救濟的手段，起來保護住屋的四週環境，反對在住屋附近設置垃圾場。

面對人民日益高漲的自力救濟行動，國民黨政權不但不在垃圾處理方法上面謀求澈底解決，反而在尋覓垃圾場上面大動腦筋。

「台灣省政府」於去年 8 月 23 日發佈了一則耐人尋味的新聞：

「台灣省政府在近期內成立垃圾處理用地取得小組，全權處理各

縣市與鄉、鎮、市的垃圾處理用地問題，決聘請省府委員兼任小組召集人，以樹立小組權威。而垃圾處理用地取得小組的主要任務，是審查用地，彙整、調查、分析現況資料，並排除用地取得糾紛。」

接著說：

「處理小組將設委員 15 人至 17 人，由專家學者，以及警備總司令部、省府秘書處、衛生處、環保局等有關單位派員組成，人選目前正由單位彙報中。」

由這則新聞，我們發現警總跟垃圾用地的取得居然也搭上關係。平常只知警總會「陳文成」人民，會查禁黨外雜誌，會扣你一頂「為匪宣傳」的帽子。曾幾何時，它也跟垃圾扯上關係。不知它是根據什麼而在垃圾上面「插上一腳」？讓我們看看，警總組織規程中的第二條：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主管台灣地區警備、治安、民防、戒嚴、衛戍及協助緝私檢查專務，以及維護

社會安寧，保衛國家安全。」

原來如此，警總這個不懂垃圾的「垃圾」機構是要對全台灣已有的 296 個垃圾場以及即將設置的 6 到 70 個新垃圾場，在一旦有事變發生時實施「戒嚴」，以「維護社會安寧，保衛國家安全」。因此，當桃園龍潭鄉、高雄鳥松鄉民阻止垃圾車傾倒時，它就可動用「戒嚴法」對反對的民眾扣上「叛亂」，對散發抗議傳單的民眾扣上「為匪宣傳」。就個注力無邊的「太上情治機構」，在人民對政權處理垃圾失去信心之後，就如同一隻看不見的魔手，緊緊扣住人民的頸子。

實際上，垃圾用地的取得根本不需要有龐大而複雜的機構來協調，對公有地，只要加以分期規劃，佈置及配合各地的都市計劃；對私有地，只要根據時價，予以合理的收購，則土地的問題就可迎刃而解。土地取得後，負責處理垃圾的專門機構即可根據科學處理原則，交由環境及工程專家合力規劃設計及施工，確實做到真正的垃圾處理，避免造成二次公害。對這樣的全盤垃圾處理計劃，人民是會樂觀其成的，更不會反對垃圾場的設置。在國外垃圾場變成觀光勝地或休息場所的例子是不勝枚舉的。

本來垃圾處理是一個單純的科技問題，只要當政者有心顧及人民的健康及環境的維護，就會運用適當的經費去解決。然而，在台灣，單單垃圾用地的取得，居然要動用警總來「協調」，來「保護國家安全」。對當政者處理垃圾的作秀，我們是不必抱著什麼希望的。

垃圾抗議

垃圾問題 抗議檔案

對於國民黨在整體垃圾處理上採取無異於清朝時代的傾倒方式，台灣各地民眾早已怨聲載道。十多年以來，雖然不斷的以陳情、請願的方式抗議，由於手段比較溫和，根本沒有引起國民黨的重視。最近幾年來，垃圾處理方式已經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群眾忍無可忍，不得不採取自力救濟的方式，以阻止清潔大隊亂倒垃圾。終於在全島各地爆發大小垃圾戰爭，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趨勢。

以下是近三、四年來在各地所發生的零星抗議行動。

81/09/20 (1)

烏松鄉民組成刀棍隊，攔阻鳳山市垃圾車入境傾倒。

82/5月 (2)

中壢內厝里居民阻擋道路，迫使縣長徐鴻志履行競選諾言，封閉內厝里垃圾場。徐鴻志只得答應於七月三十一日封閉垃圾場。

82/07/31 (3)

內厝里居民抗議並阻擋垃圾車傾倒於舊垃圾場。

82/8月 (4)

中壢市公所在內厝里垃圾場封閉後，無論在那裏買地建垃圾場，那裏的群眾就反對。清潔大隊試圖利用各種手段將垃圾運往其他鄉鎮傾倒，接連遭到大溪、平鎮、大園、龍潭、楊梅、桃園、新竹各地民眾的排斥。清潔大隊只好採取「不定點突擊」方式，到處亂倒垃圾。往往第一次成功，第二次就遇到手

持棍棒，武士刀的居民守候在那裏。民眾不惜破壞路面，或把釘有鐵釘的木板放置路上，刺破垃圾車的輪胎，經常出現和垃圾車火拼的局面。

八德鄉將垃圾運往與桃園交界處焚化，引起一百多位居民圍阻，差點發生武鬥場面。

82/08/27 (5)

三重市公所以午夜襲擊方式，將三百餘噸全市垃圾傾倒於蘆洲鄉，被蘆洲鄉正義村村長和群眾通宵守候，抓個正著。

82/08月 (6)

中壢市在中壢買不到適當的地點設置垃圾場，只好買大園鄉橫峰村的地，並由縣長簽發強制執行公文。由警方和中壢籍縣議員親押垃圾車往大園鄉。大園鄉長和民意代表阻擋垃圾大隊於路中間。大園鄉長李金吉靜坐抗議，大園鄉青年手持武士刀阻擋垃圾車通過，垃圾車只好退回中壢。

82/08/30 (7)

由於縣長無法履行將垃圾強制倒於大園鄉的諾言。中壢市各級民意代表開會決議於八月三十一日清晨九時，將九輛置放二十多天的垃圾車開到縣政府門口示威，一時之間，縣政府門前蟲蛆橫生，臭氣衝天。警方威脅「誰亂來就辦誰」。民意代表不甘示弱，「殺頭都沒有關係，先解決垃圾再說。」。

82/09/06 (8)

中壢市民發動罷市運動，呂河清市長情急之下，下令將垃圾倒在主要排水河川「老溪街」的河床上，老溪街居民以身驅阻擋垃圾

車。

83/01 月 (9)

過年後，中壢的垃圾車已經找不到偷倒的地點，火車站附近的公車站牌都快被垃圾淹沒，明德路半條馬路堆滿垃圾。

83/01/18 (10)

中壢市舉行「維清演習」，矇上黃色帆布的垃圾車，從清晨四時起至九時，將一車車的垃圾傾倒於水尾。水尾居民謝國生因擋在路中不讓垃圾車通過，被警方羈押，以妨礙公務罪處理。這一招馬上見效，一直到深夜群眾只敢遠觀，不敢大聲抗議。水尾垃圾處理場屬於高等則農田，將良田改為垃圾場是非常不合理的。

84/03 月 (12)

三十多輛鳳山市垃圾車在開往大寮鄉拷潭垃圾場途中被大寮鄉民以巨石擋路，造成五百公尺的垃圾車隊進退不得。在協調不成的情況下，鳳山市垃圾車把滿載的垃圾運回到已封閉的烏松鄉十九灣垃圾場。烏松鄉民聞訊組織刀棍隊，並以晒衣的木架和人牆阻擋。雙方僵持到十三日清晨六時許，垃圾車轉向已關閉的仁美垃圾場。

84/03/22 (13)

鳳山市垃圾車在大寮鄉拷潭和烏松十九灣受阻以後，轉往烏松鄉仁美村傾倒，遭到一百多名仁美村民阻攔，垃圾車因此撞死一仁美村民。

84/04 (14)

苗栗公館鄉福居村和石墻村民，十多天以來為維護後龍溪的清潔，派人監視垃圾車的動靜。只要垃圾車一開到，居民便聚集在開礦村



高雄縣烏松鄉大竹村民阻止鳳山市垃圾車進入一幕

附近的道路上，阻止垃圾車前來傾倒。過去公館的垃圾都倒在中平村的後龍溪畔，後來因為中平村民反對，改倒在開礦村附近。由於天氣漸熱，蚊蠅孳生，居民受不了而群起抗議。

84/04/09 (15)

桃園縣政府決定在龍潭鄉店子湖附近設置南區六鄉鎮集中垃圾場。消息傳出以後，四月九日龍潭鄉二和村和二水村兩百多位村民，包了三輛遊覽車，前往縣政府前示威抗議。

84/04/12 (16)

龍潭鄉長偕同縣議員多人，要求桃園縣長解答在龍潭設立垃圾場的幾點疑惑。

84/05/25 (17)

十九輛滿載垃圾的鳳山市垃圾車於清晨開往大寮鄉內坑村六和社區時，遭到三百多名內坑村民的阻攔，爆發垃圾攻防戰。

二十五日清晨四點四十分，鳳山市垃圾車抵達六和社區時，已經

守候了六個小時的內坑村民立即派人在社區內燃鞭炮。三百多村民立即排成人牆擋攔，並且要控告鳳山市市長違法失職。該村全部飲用地下水，在該社區不到兩百公尺處設置垃圾場，無異於污染水源。雙方從清晨戰至深夜，仍陷僵局，村民決意堅守下去，不成功不罷休。

84/05/29 (18)

鳳山市大寮鄉垃圾持續戰的第五天，垃圾車司機和大寮內坑村民仍在雨中對峙。大寮鄉民每天分三班，睡臥在道路中間阻止垃圾車通過。大寮鄉長，鄉代表會主席，大寮鄉籍縣議員，鄉民代表，內坑村長，拷潭村長都到內坑六和社區慰問和垃圾車對峙的村民。

84/05/31 (19)

鳳山大寮垃圾戰第七天，鳳山市垃圾堆積量已超過一千公噸。三十一日凌晨，裝載鳳山市垃圾的十七輛車轉往九曲村。九曲村民以兩輛鐵牛車，一輛貨車和一輛轎車擋道，隨後又有一波人牆搭棚守候。



前往傾倒垃圾的鳳山市垃圾車被擋住在進入大竹村的路途中

阻擋人數共有五十多人。雙方僵持七個半鐘頭，垃圾車於中午又退回大寮內坑村。

84/06/02 (20)

二十二輛鳳山市垃圾車於清晨五點鐘，駛入大寮鄉水源路，進入復興村，在全村人熟睡之際，開到掩埋場傾倒一空。

下午三點四十五分，鳳山市又出動第二次突擊，二十一輛垃圾車又駛入水源路，這次居民早有準備，在混戰之中扣住十四輛垃圾車，七輛趁機逃走。經過一番交涉以後，一直到下午六點四十分，滿載垃圾的垃圾車才全部放行，車上的垃圾仍然無法處置。

84/06 月 (21)

桃園龍潭鄉和新竹新埔鎮等四鄉鎮代表在新埔鎮公所集會，共同討論如何抵制在龍潭店子湖設立南區大垃圾場。新埔鎮民代表林章傑表示，如果店子湖垃圾場成立，龍潭可改名為「蒼蠅鄉」，新埔成為「污水鎮」。

台灣新社會 2 1985.8.

84/06 (23)

內湖垃圾山因豪雨崩塌，大量垃圾被沖入基隆河，嚴重污染河面和兩岸地區，居民抱怨不已。

84/07/13 (24)

內湖垃圾山的沼氣於下午起火燃燒，一時令人窒息的臭氣和濃煙瀰漫整個南港地區，數以萬計的居民紛紛走避。

目前垃圾山已高達五十三點八六公尺，幾乎天天在冒煙或起火燃燒。內湖居民醞釀要控告環保局長許整備，涉嫌侵害人民健康，造成公共危險。

十八日下了一場大雨以後，垃圾山的臭煙才減少。

十八日黨外市議員謝長廷要求市議員連署，追究市政府對內湖垃圾山的行政責任。由於國民黨下令黨籍議員不得連署，致使名額不足，無法召開臨時會議。謝長廷乃準備於二十四日下午在南港區公所舉辦「垃圾山公害演講會」，又因國民黨不准場地外借而被迫取消。二

十四日下午二時許，謝長廷一行九人還是到南港，穿著寫有標語的背心，手執麥克風，一面散發傳單。結果謝長廷被押送入南港分局，直到將近四點鐘才被放行。(25)

84/08/17 (26)

屏東內埔鄉和萬巒鄉居民兩百多人手持「打倒環保局」的標語，聚集在縣政府大門口，大聲抗議在萬巒設立區域性垃圾掩埋場。三小時的抗議示威以後，衛生局長才出面說明取消在萬巒設立垃圾場。

84/07 月 (27)

龍潭鄉三和村和三水村居民抗議國民黨在店子湖設立區域性垃圾場，以巨石擋住往垃圾場的道路。縣長徐鴻志欲以「公權力」排除路障，鄉民表示不惜以流血保護家鄉。縣政府不得已只好以協商方式和鄉民溝通。雙方在會議中拍桌相向。

84/08 (28)

店子湖往垃圾場的道路被堵塞五天以後，桃園有關單位答應全力協助鄉民阻止垃圾場的設置，鄉民才暫時拆除路障。

84/08/21 (29)

龍潭鄉各級民意代表和鄉民四十多人包車前往行政院環保局，抗議垃圾場的設置。但是抗議無效。

84/08/21 (30)

晚間九時許，龍潭鄉民再度運來巨石擋住往垃圾場的道路。

84/08/22 (31)

龍潭鄉民以鋼筋水泥加強路障，並派人全天守候。

84/08/23 (32)

龍潭鄉三水村和三和村民一百多人，在鑼鼓開道下，在龍潭鄉枯棺抗議。棺木上寫著：「設置大垃圾場是不適當的，全鄉民眾誓死反對」

84/08/23 (33)

鳳山市北門里的二十多家廠商和民眾，手持大牌在縣政府大門口示威。大牌上抨擊鳳山市長陳景星「假借公權力」將垃圾倒在他們的工廠附近窪地，污染空氣和水質。適巧遇到「省主席」邱創煥，經協商以後，群眾同意在安裝自來水以後再作垃圾場。

84/08/24 (34)

鳳山市的垃圾車於清晨將垃圾倒在鳳仁路和烏松鄉交界處的北門里，引起附近三位居民的抗議。剛好三位烏松鄉民不約而同的前來，六個人很有默契的排成人牆擋住垃圾車。鳳岡派出所據報抵達現場，在混亂之中突然冒出一句「再不讓路，就以妨礙公務移送法辦」，這句話如同火上加油，幾乎出現火拼局面。

84/08 (35)

台南縣新營市的垃圾倒在柳營鄉，引起鄉民抗議，曾經一度引起衝突。

除此之外彰化的和美，線西鎮七年前就發生垃圾處理問題。淡水、安坑、雲林、南投、屏東、麟洛、潮州都曾發生垃圾衝突事件。我們可以斷言：台灣沒有一個縣市沒有垃圾處理的問題。(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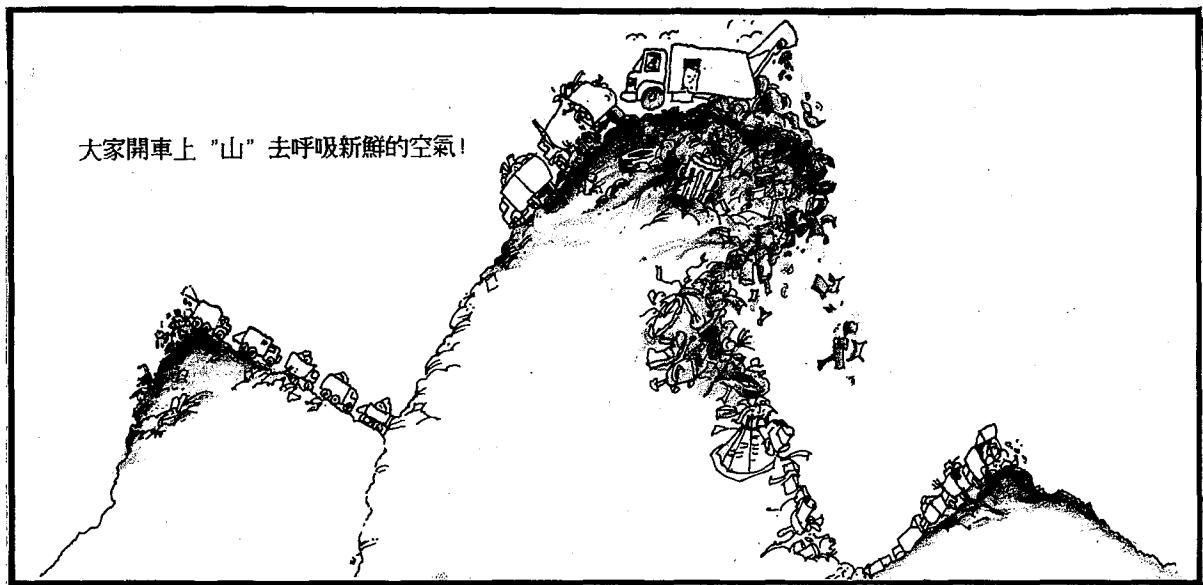
桃園縣龍潭鄉鄉民以抬棺方式抗議政權隨意傾倒垃圾，製造二次公害

要抗議到底！

三、四年來，垃圾處理方式所引發的不滿和糾紛，已經逼使群眾在失望無助的情況下，為了保護自身最基本的權益，不顧戒嚴法嚴厲處分的威脅，群集起來，遊行、抗議、示威。在不斷的抗議行動中群眾抗議的對象層次也不斷的升高。從在縣政府門前的示威，到集体去行政院請願；由罷免鄉鎮長，到要打倒環保局。在在顯示出群眾已經在運動中不斷的進步。但是與其說目前的垃圾抗議運動是群眾的自覺性運動，不如說它是一種在忍無可忍之下的自發性自保運動。

綜觀上述的抗議行動，我們不難看出群眾仍然停留在「只要不把垃圾倒在我家門口，管它倒在那裏」的層面上，還沒有把「原始的傾倒法是絕對行不通的」這一個抗議的目標和關鍵清楚的提出來。

事實上，今天台灣的人口日增，垃圾量日增，而空地相對的日減。原始的傾倒法除了製造一座座的「垃圾山」，使得蚊蠅孳長，疾病叢生以外，更嚴重的還污染空氣，水源和土壤。從長遠的角度來看，更慢性的威脅群眾的生命健康，其影響之巨，已使得垃圾處理問題不再是單一個別的地方問題，而是整體社會的全島性問題。因此在抗議的行動上也不能只停留在地方的層面上，而要訴諸於全島性的運動。



我們必須要了解自發性，無組織的運動是不會有結果的。國民黨一定會利用疏通，延緩，威逼方式各個擊破。去年所發生的二重疏洪道洲後村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群眾雖然靜坐示威，集體到立法院請願，國民黨雖然一再表示考慮延緩實施，使用推、拖、拉方式欺騙群眾，並威脅不得和黨外掛鉤，結果受害者仍是洲後村的村民。幾世的家業，在一夕之間毀於一個行政命令。抗議的目的不僅僅在抗議，而且要澈底達到阻止和反抗的目的才有效果。為達到此目的，就必須要有組織，更具体的說就是要使各地零星的抗議行動聯合起來，並呼籲更多的人加入此運動。將地方性的社會問題變成全島性的政治問題，才能產生足夠的壓力向國民黨挑戰，這個聯合全島反抗行動的任務只有當今最堅強反國民黨的黨外運動可以擔當。因此群眾不要害怕黨外的介入運動。雖然國民黨不停的恐

嚇不得與黨外掛鉤，否則以「叛亂」或其它軍法罪名法辦。但是群眾除非與黨外緊密結合，從而支援各地的垃圾抗議行動，否則無法阻止國民黨的一紙命令，到時受害的仍舊是自己。

群眾必須了解，除非逼使垃圾傾倒法全面癱瘓，否則無法真正解決垃圾問題。因此在抗議行動之中，首先要把「傾倒法絕對行不通」，「全面打倒垃圾傾倒法」清楚的提出來。

各地民眾要聯合起來，參加垃圾抗議運動，要求全面禁止傾倒垃圾。撇開長遠的水源、土壤、水質和空氣污染不談，單就每天的垃圾處理而言，如果不做持續性的抗議，全面阻止垃圾傾倒，很可能明天垃圾就會倒在你家門口。鳳山、中壢垃圾大戰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在垃圾場地難覓的情況下，清潔大隊只得採取突擊戰術，那裏的抵抗弱，就在那裏傾倒，以便造成事實，

往後就理直氣壯的往那裏傾倒。

所謂聯合對抗的意思，就是要所有的群眾站在一線去打倒傾倒法的線上抗議，更具体的做法是在可能被傾倒垃圾的地方，社區群眾要組成自保隊，並聯合其他可能被傾倒垃圾的地方的群眾，隨時監視垃圾車的動向，以鄉村包圍都市，迫使都市的垃圾無法往外鄉鎮傾倒。

這個行動是為了達到以下的目的：

- 一、使得垃圾傾倒法全面癱瘓。
 - 二、使得都市人受不了垃圾的臭氣，進一步了解傾倒法是絕對行不通的，更進一步因為受不了臭氣而加入抗議行列。
 - 三、使得群眾開始反省資本主義沒有節制的消費所產生的後果。只有在迫使垃圾傾倒法陷於全面癱瘓的情況下，才能使國民黨採用其它的垃圾處理方式。
- 台灣的土地狹小，人口稠密，垃圾減量化和安定化應該以焚化法

為最有效。蘇國雄博士曾建議仿效學區、社區制度，把全台灣劃分為四、五個行政區，每區建設二至四個大型焚化爐，以供區內自治單位使用。如此可以節省各縣市各自建爐的用地和管理費用，減輕負擔提高效能。(37)

目前台灣採用焚化爐的地方只有六處，製造堆肥者一處，其它皆為傾棄河邊或露天焚燒。

在抗議運動中，群眾應該堅決提出單一的解決方式，迫使國民黨和大眾集中思考以尋求解決方案。國民黨宣稱焚化爐有許多技術問題無法解決，又說焚化爐的投資費，保養費和處理費過高等等。事實上許多技術性問題在今天的科技發展下都已不成問題，更何況國民黨膽敢在台灣火山地帶設置核能發電廠，難道區區焚化爐的技術問題都不能解決嗎？群眾絕對不能讓國民黨以投資費太高，處理費過高以及操作維護的技術問題做為藉口，敷衍搪塞過去，最後又瀆回到成本最低，但無法解決問題的傾倒掩埋法上去。

八四年九月國民黨的行政院所修正通過的「都市垃圾處理方案」最能顯露國民黨的心態。(38)

方案中規定，解決垃圾處理問題，除了現有堆肥和焚化爐外，其他地區應優先考慮「衛生掩埋法」。方案中並規定除了掩埋和焚化法以外，要求用填海方式處理垃圾。這清楚的顯示國民黨根本無意要解決日益嚴重的垃圾問題，不但要繼續製造一座座的垃圾山，還要污染環繞台灣的海洋。群眾一定要堅決

抗議到底。(39)

今天台灣的垃圾問題絕對不是地方問題，群眾也要聯合地方政府要求國民黨中央政府負起全部垃圾處理的經費和責任。

「台灣省政府衛生處」所擬定的「台灣省垃圾處理五年改善方案」，決定自一九八四年起至一九八九年的五年間，撥款新台幣四十四億四千二百萬元（約合美金一億一千一百萬元）「徹底有效」的解決垃圾問題。也就是說，以相等於四架F十六戰鬥機的金額就可使垃圾問題獲得全面改善。(40)

然而「中央」政府卻只答應補助十九億一千萬元，「省政府」要負擔二十一億八千萬元，「地方政府」負擔三億五千二百萬元，這是絕對不合理的。國民黨以「財政收支劃分法」控制台灣的財政大權，加上美金一百多億的外匯存款，絕對有義務負擔全部經費，徹底解決垃圾問題的。(41)

「行政院衛生署環境保護局」所擬定的「廢棄物清理法修正案」規定自85年度起，每人每月繳交垃圾處理費用二十六元。這個規定更不合理。事實上除台北市以外，台灣民眾已經在不成文規定下繳交垃圾處理費多年，垃圾問題並沒有獲得解決。何況每人每月二十六元，絕對不是個小數目。本來處理垃圾，保持起碼的環境衛生就是政府的責任。台灣民眾每年負擔重稅，難道連最起碼的倒垃圾也要繳錢？水、空氣和土壤皆屬全民所有的自然資源，維護自然資源是政府的義務。台灣群眾應該聯合起來抗議不合理

的徵收垃圾處理費的規定，拒絕繳交任何的規費。(42)

抗議要以實際行動來實踐，並且要澈底抗議到底，才能阻止不合理的壓迫，才能真正的改變現狀，台灣的群眾，聯合起來抗議到底

黨外垃圾抗議 行重檢討

黨外是目前代表台灣群眾反對國民黨統治最堅定的政治勢力。黨外是站在受害者這一邊的，因此領導群眾抗議到底也是黨外責無旁貸的任務。

檢討黨外的垃圾抗議行動可以從兩方面來談：一，是文字宣傳，二，是實際行動。

黨外負有領導抗議的任務。黨外雜誌除了大量報導抗議行動以外，必須把抗議的目標和解決問題的關鍵理出來。垃圾抗議的目的是全面打倒垃圾傾倒法。唯有提出「打倒傾倒法」才能將地方上零星的自發性垃圾對抗串連起來。黨外的雜誌雖然把群眾的不滿和抗議報導出來，但還沒有把垃圾運動的目標和方針明確的表達清楚。唯有在提出明確的目標以後，才能把發生在地方上的個案提升到社會、政治的層面來做全盤討論，並且從垃圾問題來檢驗整個社會體制。

以內湖垃圾山為例，垃圾燃燒所引起的濃煙和臭氣瀰漫整個南港，內湖地區、南港一帶的呼吸道病患由平時的二三十人，一下子增加

到每天一百多人。南港一家醫院的醫生說：「這邊的樹木都死掉了，難道沒有毒嗎？」這麼嚴重的公害，黨外可以提出「馬上封閉內湖垃圾山，全面打倒傾倒法。」清楚的表明黨外的立場和主張。

在實際運動方面，黨外的民意代表和工作人員除了親自到抗議現場，加入實際抗議行動以外，還要在任何有垃圾衝突的地方散發傳單，提出解決的方式和建議，並領導群眾抗議到底。

以謝長廷在南港散發傳單抗議垃圾山的燃燒引起空氣污染為例。謝長廷和幾位支持者身穿「走向街頭，趕走垃圾」，「還給我們乾淨的天空」以及「我們不要官僚垃圾」等標語的背心，在南港路散發傳單。(43)

謝長廷走向街頭是很好的現象，但是所提出的標語沒有把明確的主張和作法理出來。受害者需要的是行動，不是呼籲，散發傳單的目的是提出建議和表達如何行動，不該是「不要官僚垃圾」這種的抗議。傳單要傳達明確的信息，並且具有行動性才能產生具體作用。

對黨外垃圾抗議行動的檢討，無非是期望黨外背更重的任務，走更遠的路。誠如上述所說，自發性的抗議是不能澈底解決問題的。唯有把抗議行動提升到政治層面上，做有組織，有系統的全面對抗，才能達到抗議的目標。垃圾抗議行動的領導任務就落在黨外的身上。我們期待黨外能夠帶動抗議的脈動，加速向前推進，使群眾真正了解垃圾問題的癥結所在，從而由自發性

的抗議，轉變為自覺性的抗議，澈底有效的為自身以及全島的利益奮鬥。

參考資料

1. 政治家第六期 (84.03.20) P.55
2. 深耕雜誌21期 (82.11.10) P.43
3. 深耕雜誌21期 (82.11.10) P.43
4. 深耕雜誌21期 (82.11.10) P.43
5. 生活與環境第十期 P.67 (自由日報82.08.27)
6. 深耕雜誌26期 (83.01.25) P.38
7. 深耕雜誌21期 (82.11.10) P.42
8. 深耕雜誌21期 (82.11.10) P.42
9. 深耕雜誌26期 (83.01.25) P.39 時報雜誌 147期 P.30
10. 深耕雜誌26期 (83.01.25) P.39
11. 政治家第六期 (84.03.20) P.56
12. 政治家第六期 (84.03.20) 中國時報美洲版(84.03.17) 5版
13. 政治家第7期 (84.03.27) P.59-60
14. 政治家第10期 (84.04.17) P.63

- 15.16.政治家第10期 (84.04.17) P.64
17. 中國時報美洲版 (84.05.30) 5版
18. 中國時報美洲版 (84.06.02) 5版
19. 世界日報(84.06.02) 4版
20. 中國時報美洲版 (84.06.04) 4版
21. 中國時報美洲版 (84.06.16)
22. 中國時報美洲版 (84.06.27) 5版
23. 世界日報 (84.06.04)
24. 世界日報 (84.07.15-16) 中國時報美洲版 (84.07.16-18.21.24) 中央日報 (84.07.16) 台灣公論報 (84.07.18) 政治家 (84.7月)
25. 新潮流第8期 (84.07.30)
26. 中國時報美洲版 (84.08.20)
- 27-32. 前進週刊23期 (84.08.30) P.50-51 中國時報美洲版 (84.08.25)
33. 中國時報美洲版 (84.08.25)
34. 中國時報美洲版 (84.08.27)
35. 中國時報美洲版 (84.08.27)
36. 深耕雜誌26期 (83.01.25) P.39.
37. 自由鐘30期 (83.1月)
- 38-39. 聯合報航空版 (84.09.21) 2版
40. 世界日報 (84.07.22)第4頁 暖流第5期 (83.11月)P.60
41. 世界日報 (84.07.22)第4頁
42. 台灣公論報 (84.08.04)
43. 新潮流 8期 (84.07.30) P.19-21



江浩然

七月七日下午五時卅分左右，座落於台灣恆春墾丁國家公園附近的核三廠一號機汽機廠房，突然間傳出一聲轟然巨響，同時濃烟猛冒。四名值班人員，立即衝往汽機廠房，發現廠房內一片大火，起火點位於勵磁機與發電機中間，並見冷卻水衝出。

全廠僅有一輛 消防車

此時汽機房的排烟裝置已向外排出濃烟。值班人員抓起安置於廠房內的二氧化碳滅火器，一面撲救，一面通知控制室火速電請支援。廠內消防人員到達現場時才發現核三廠全廠僅有的一輛消防車根本不夠用，只得另請屏東縣警局與軍方，派遣消防隊與駐軍支援。

不久火焰延伸到發電機軸承，一聲巨響，現場濃烟密布，場面非常緊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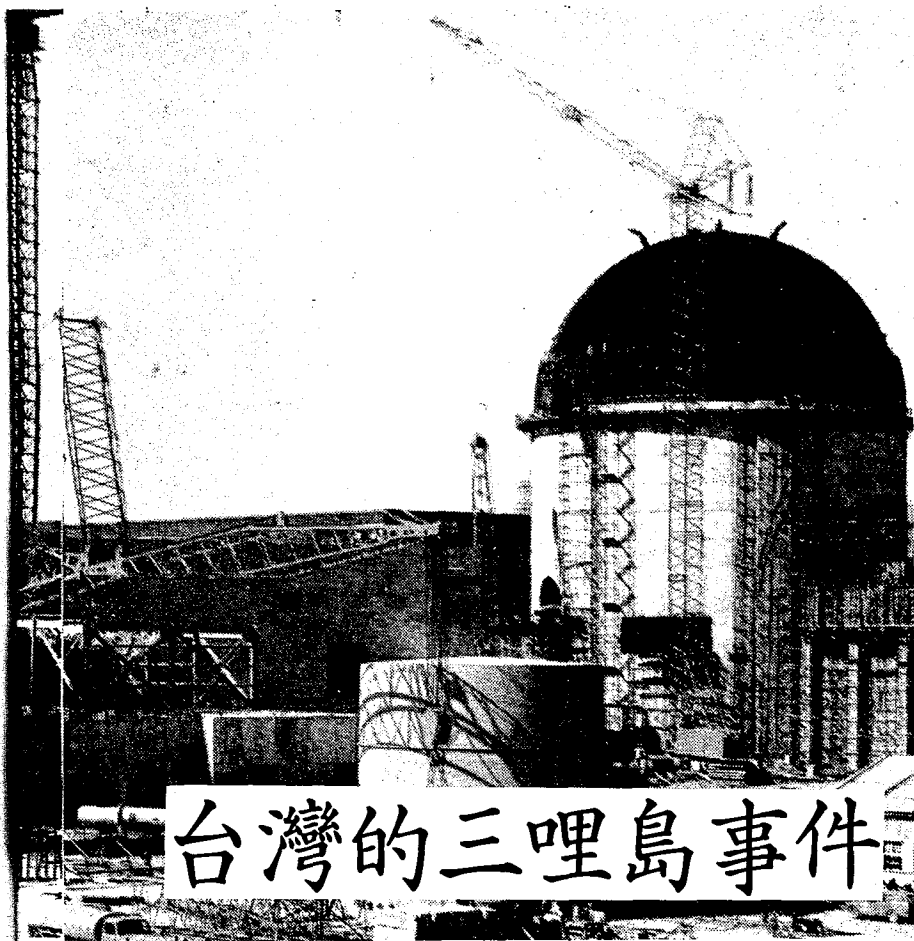
半個小時後，恆春鎮的消防車

趕到，消防隊員由汽機廠房大門衝入，以泡沫灌救。但因火焰已自起火點的勵磁機與發電機間，隨漏出之機油，延燒至離地一百尺下方的導線設備，泡沫已無法撲滅火勢，於是改用水撲救。

趕來支援的消防車數量雖多，但水壓不夠，一次只能由臨時連接的兩輛消防車的水管進行灌救，又燃燒範圍雖僅上下一點五平方公里，但機油四處飛散，導致火焰此起彼落，濃烟密布，足足燒了一個多小時。

七時卅分，火勢才被控制住。

八時四十分左右，濃烟方才散盡。



台灣之三哩島事件

七、八十億元 的大火

事後，台電總公司及核三廠人員，同時聲稱失火並非操作失誤，將全部責任推給供應發電機組設備的美國奇異公司。

這次的爆炸與大火，初步估計損失七、八十億新台幣，修復時間可能需要一兩年，損毀情形的嚴重，在核能電廠事故記錄中僅次於一九七九年的三哩島事件。

三哩島事件是發生於法律及科技都相當先進的美國，事故一發生

，有關方面立即調集各種專家學者，採取因應措施。新聞輿論密集地詳盡報導，附近居民的撤退計劃同時進行。

反觀台灣的法律與核能科技均相當落後。根據國際能源總署的報告，台灣根本還沒資格設立核電廠。事實上，自核一廠設立後即頻傳事故（編按：詳見本刊第一期主題討論），嚴重顯示技術倚賴外人的真相。

此次核三廠事故的發生，再一次暴露數年來台電官僚大拍胸脯聲稱核電廠萬無一失的保證，都是“請裁讓讓”。以消防安全設備來說，偌大的一個核電廠，竟只有一部消

防車，甚至連一般公寓大廈都有的火警預報系統，亦付闕如。而核三廠附近的居民在大火發生後，也沒被通知，如火勢波及核子反應爐時，應做何種撤退準備及應變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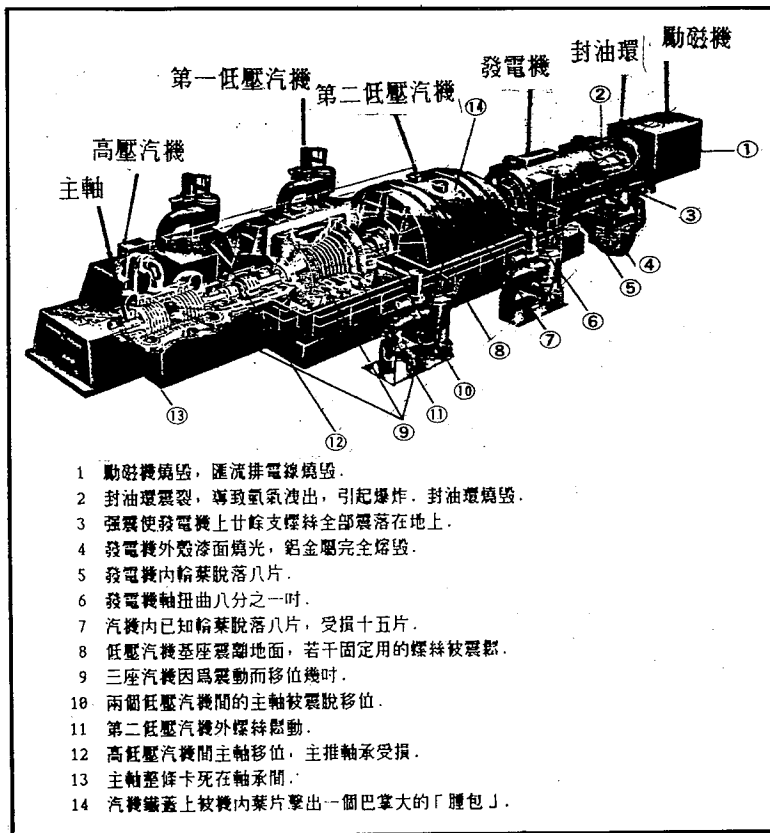
核電事故頻傳， 台電一味封鎖

核三廠的七七大火並不是它的第一次意外事故。像核一、核二兩廠，核三廠自興建工程施工以後就頻傳事故。1981年6月，施工用的氣渦輪式發電機變壓器起火燃燒。1983年10月，一號機凝汽器的冷卻水管斷裂，冷凝水洩漏。1984年7月25日晚10點30分，因控制閥檢驗負載過重導致跳脫（Shut Down）。同年10月三名受僱於核三廠擔任潛水工作的員工，陸續生病，不治而死。

對於這一連串的核三廠意外事故，台電一味採取新聞封鎖的手段，使外界人士不得真相而無從追蹤討論。台電這種一再隱瞞事實的官僚作風，終於造成「小錯不改、釀成巨禍」的惡果。而對這次八十億元新台幣的大火，它再也掩蓋不住了。

台電的錯誤 終於——暴露

在國民黨政權各種「國營事業」中佔特殊地位在台電公司，長期以來便一直採取「橫柴夯入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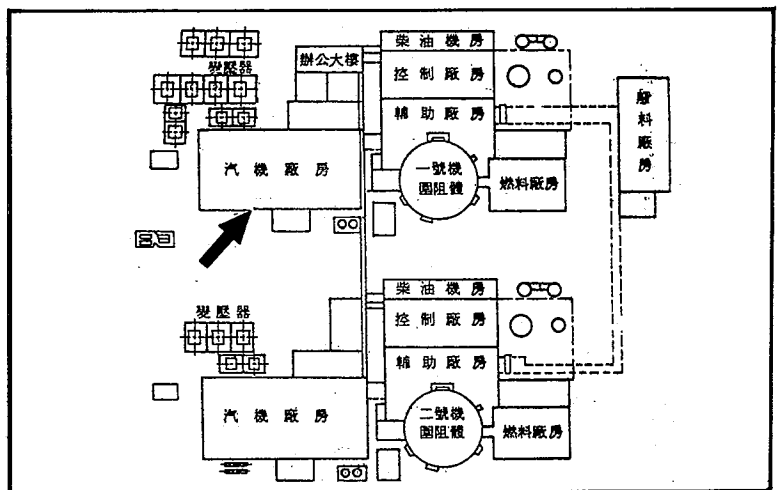
- 1 勵磁機病毀，匯流排電線燒毀。
- 2 封油環震裂，導致氫氣洩出，引起爆炸，封油環燒毀。
- 3 強震使發電機上廿餘支螺絲全部震落在地上。
- 4 發電機外殼漆面剝光，鋁金屬完全熔毀。
- 5 發電機內輪葉脫落八片。
- 6 發電機軸扭曲八分之一吋。
- 7 汽機內已知輪葉脫落八片，受損十五片。
- 8 低壓汽機基座震離地面，若干固定用的螺絲被震鬆。
- 9 三座汽機因為震動而移位幾吋。
- 10 兩個低壓汽機間的主軸被震脫移位。
- 11 第二低壓汽機外螺絲鬆動。
- 12 高低壓汽機間主軸移位，主軸軸承受損。
- 13 主軸整條卡死在軸承間。
- 14 汽機鐵蓋上被震內葉片擊出一個巴掌大的「腫包」。

核三廠損害的各部位示意圖

態度。單從它的借款金額就可以看出它那種不負責任的流亡政權心態。台電公司目前的長期借款高達四千億元，每年支付的總利息約三百五十億元，台灣一千九百萬人民平均每人每天要替它支付利息五元。

台電這樣大手筆舉債所帶來的「建設」是什麼呢？就是核一、核二、核三，這三座將台灣推上通往廢墟之路的核能發電廠。特別令人無法忍受的是，在各先進國家因美國三哩島核電事故而紛紛暫停興建核電廠之後，在台灣已有足夠發電容量之際，台電卻癡狂地興建核電廠。對於核電安全及環境破壞等重要問題，台電公司不是自行評估就

是委託「可靠」的單位代辦，其評估結論之不可靠已甚清楚。尤有甚者，台電的負責人還不斷地以狂言



核三廠配置圖

箭頭所指處即為此次發生爆炸與大火的一號機汽機廠房

嘲弄人民。什麼「核能電廠萬無一失」，什麼「抱著核子反應爐比抱著兩個女人安全」。這種話只有國民黨政權的官僚才說得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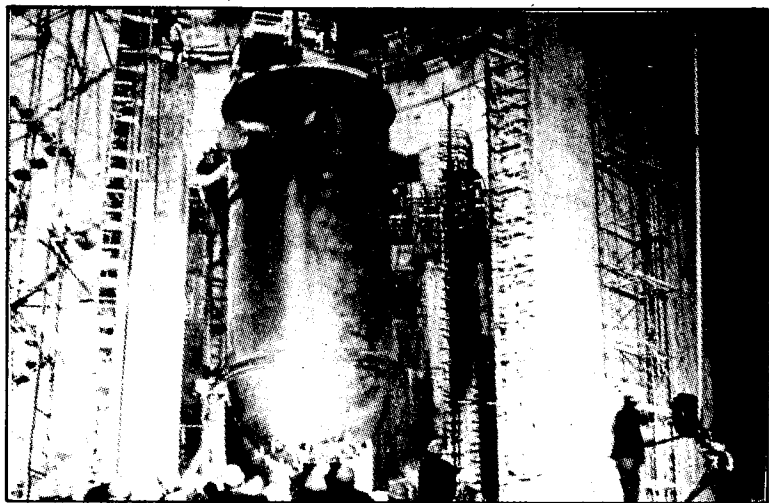
意外事故並不會被狂言驅走的。它們終於接二連三地來了，也同時暴露了台電的種種錯誤。即以這次七七大火來說，我們看到了：

1. 整個核三廠竟只有一輛消防車，安全設備之差由此可以窺豹一斑。
2. 核三廠尚未投保財產損失險就開始運轉，七七大火的損失除由人民負擔之外，沒有其他賠償方法。
3. 大火延燒期間，台電不但未曾通知附近居民準備在大火波及反應爐時疏開，反而全面掩蓋事實。
4. 大火之後，台電竟束手等待美國奇異公司的專家來查勘「真相」。它的借口是爲了要求賠償，不能自己進入「現場」。

既無信心， 亦無骨頭

猶記得去年十二月初，印度勃帕市發生毒氣外洩事件時，印度政府立即下令禁止經營該農藥廠的美國聯合碳素公司的檢查人員進入現場，以防止肇事者為自身利益而破壞現場證據。反觀台電，卻在事故發生後束手等待美國專家來「會勘」。相較之下，台電之無骨頭，無信心完全暴露無遺。

台電之仰賴美國專家，當然不是現在才開始。早在1960年代，台灣剛起步發展核能技術，國民黨政權即與美國簽訂一項原子能和平用途的雙邊協定。根據這項協定，只有美國才能直接和台灣做核能生意。任何其他國家若欲參與投標，提供核能器材，必須透過美國。因此核一、核二、核三，三座核電廠之興建與修護全部依賴美國的跨國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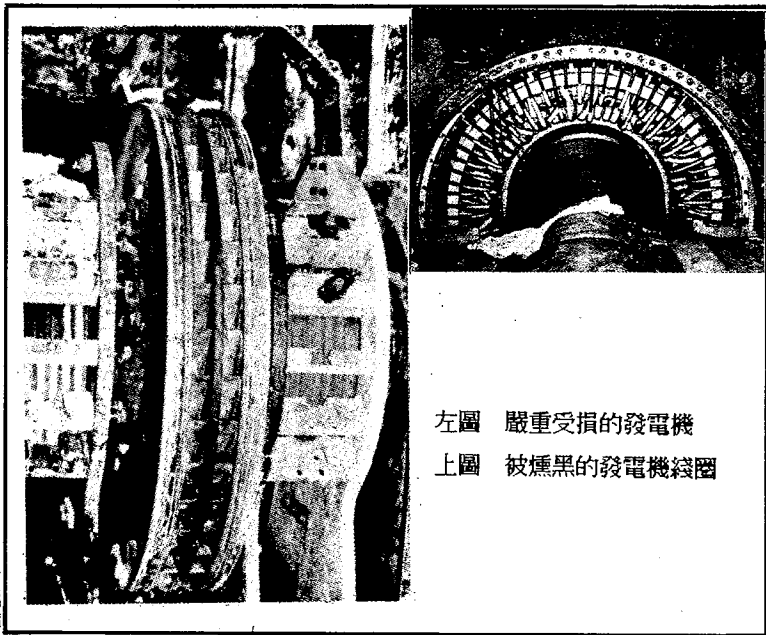
台灣核電廠事件頻頻，令人胆寒

台電所仰賴的美國公司中值得特別一提的是與雷根有親密關係的貝泰財團。貝泰公司介入台灣的「核能事業」以後，即吃定台灣人民。由「三太子」蔣孝勇的中興工程顧問公司與貝泰財團共同組成的「泰興工程顧問公司」，於1980年5月27日與台電簽訂一項「工程設計及

其他勞務長期契約」。這項契約規定泰興無條件擁有台電核能電廠設計權和查驗權，同時台電必須包辦泰興的人員薪資、住宿等費用。很明顯的這項契約的束縛造成核三廠建廠工程費用由三百億一再追加到一千億元的空前紀錄。

「太子」要錢，「 臣子」不敢不給

了解台電興建核電廠的背景後，就不難了解台電為什麼迫不及待地要興建核四、核五、……七月十五日的立法院院會又一次留下歷史的見證。儘管核三廠的爆炸才過一週，儘管人民與輿論界紛紛反對，在立法院中絕大多數表明不必聽民意的終身職「民意代表」又強行表決通過台電增建核四廠年度預算十八億新台幣。這個表決部隊本身即為蔣家所豢養，因此「太子」要錢，「臣子」不敢不給。



左圖 嚴重受損的發電機

上圖 被燻黑的發電機線圈



上圖 氫爆燃燒後面目全非的勵磁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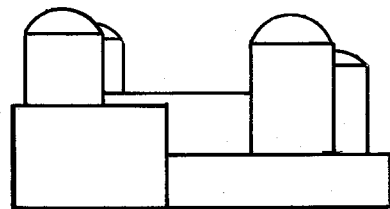
左圖 拆開後，已不堪使用之勵磁機

就在立法院表決的同一天早上，核三廠的二號機主蒸汽管路上的主蒸汽隔離閥(MSID)之電磁閥發生故障，線路燒斷，造成跳脫(Shut Down)台電董事長陳蘭舉說這是個小毛病，已跳脫好幾回，修一下就好，沒什麼大不了的。這與交通部民航局局長劉德敏將飛機爆胎比喻做汽車爆胎，換一下就好，沒什麼大不了的說法，實有異曲同工之妙。事後，核三廠表示二號機跳脫時間是七月十五日清晨五時十八分，到同日晚上十時四十八分，才重新併聯發電，停機十七小時三十分。這樣重大的事故陳蘭舉竟認為沒什麼，不必大驚小怪。

人民的自救行動

核三廠附近的居民在心有餘悸之下，已發動聯名陳情，希望台電替附近居民投保意外險(包括死亡、殘廢、傷亡)並提出下列四點要求：

- 1.核三廠服務人員的家屬應居住在恆春與恆春共存亡。
- 2.此次火警應追究失職人員責任。
- 3.恆春半島民眾應享受「電價半價優待」，以彌補精神及物質損失，並多加補助地方建設。



4.為安全起見，最好把整個恆春半島民眾遷出。

核三廠的爆炸與起火如果發生於核一、二廠，必將造成嚴重的後果。因為核一、二廠所採用的是沸水式反應爐，冷却水直接經過反應爐核心，管路的破裂，將使染有輻射性的冷却水流出，造成放射性污染。同時，冷却水的流失將導致反應爐核心欠乏足夠的冷却水。如果緊急核心冷却系統(ECCS)在15秒到30秒內，未能將大量冷却水灌入核心，則核心溫度失去控制，而引發最嚴重的熔毀(Meltdown)現象。如果真正發生爐心熔毀，則整個台灣北部人口稠密地區將籠罩於輻射雲層之下，死傷人口不可勝計。

核三廠的火災，隨時都可能在核一、核二發生，人民的生命、財產在蔣氏家族與跨國公司的勾結下，隨時有毀滅的可能。台灣人民如想保有一塊可以安全居住的土地，應該及時採取自救行動。

由生產方式

——談革命觀

岳原

要分析、了解一個社會，必需著力於這一個社會的主要矛盾；要找出社會主要矛盾則要從這個社會的生產方式上著手。否則千變萬化的現象必然要把人帶入一個沒有盡頭的迷魂陣裏而不自知。毫無疑問的，今天台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佔主導的地位。但是決不能說台灣是資本主義充分發達的社會。台灣的大企業、上游工業那一個不是在國民黨的國營企業掌握中。台灣的大資本家、中小企業充其量也只能在下游工業上展開龍虎鬥。國民黨國營企業雖然連年虧空，國民黨是不願放棄控制台灣經濟的機構。反正虧空是由廣大台灣人民納稅錢來補貼。因此，今天妨礙台灣生產力發展的主要原因絕對不是資本主義太發達了，而是國民黨的封建官僚殖民統治。國民黨的民族壓迫政策便是妨礙台灣生產力發展的具体形式。

國民黨的民族壓迫是具有雙重性的。首先它是以大中華沙文主義意識來壓抑正在茁壯發展中的台灣民族。台灣人民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各個領域都要受制於大中華沙文主義的幽靈。因此絕大多數台灣人民雖置身於台灣民族中，但意識上卻翱遊陶醉於大中國沙文主義的幻境。以這種意識型態反作用於現實生活上，便不難發現在經濟、政治、文化，...，等等各個領域不僅不能有所突破，反而每況愈下。另一面，國民黨政權之所以能够繼續統治，主要便是背後有美國、日本等帝國主義撐腰。因為國民黨是他們在台利益的維護者，於是他們所真正關心的是一個穩定的政權。民主與自由不過是主子要其奴僕就範的一種技倆。所以國民黨除了以大漢沙文主義壓迫台灣民族外，它還兼具帝國主義對台灣民族壓迫的代理人角色。

認識了國民黨的民族壓迫本質，便不難理解到台灣的勞工，農民固然受國民黨壓迫；台灣的資產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同樣受到壓迫。這裏所談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並不只是局限於大小資本家；而是包括具有民主、自由、平等資產階級意識的人。因此，各個階級裏意識到台灣民族客觀存在的進步分子對民族，反帝的要求乃是必然。台灣的資產階級不僅不是掌權的階級，它本身還是個受壓迫的階級。今天台灣是處在民族民主資產階級性質革命的階段。而不是推翻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革命的階段。但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並不是意謂所有階級都要求建立資產階級政權。相反，各個階級應有他們最進步的政治主張，來號召、領導他們的階級。那麼什麼是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進步的思想呢？

封建社會的初期，歐洲國家是

以一個個村落為單位的自給自足自然經濟體制。村落和村落之間很少交換往來。隨著生產力的日益發展，家庭手工業生產逐漸有剩餘，商品交換也就逐漸頻繁起來，自然經濟的封閉性也逐漸被打破。十五世紀初期西歐國家，發了財的手工業師傅開始雇用工人從事大規模生產

，以及行會規矩等種種的限制。經濟上羽翼已豐的資產階級使他們不甘在政治上的無能。他們要奪取政權來掃除封建體制對他們的種種限制和束縛。首先尼德蘭（今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和法國東北部）因工商業發達，貿易旺興，資產階級力量大，於十六世紀中葉便要擺脫

他們生產必不是
爲了自己使用，
而是爲了市場交
換的需要而生產。
生產力發展帶動
科技，科技反作
用於生產力。



一旦先進的工人掌握了工人的思想和理論，它將變成燒不盡的野火蔓延整個工人階級

。這些人便是原始的資本家。他們生產必不是爲了自己使用，而是爲了市場交換的需要而生產。生產力發展帶動科技，科技反作用於生產力。航海技術的進步促成新大陸、新航路的發現，也爲新興的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帶來了龐大的市場，和殖民的掠奪。財富的大量累積使西歐國家發展成近代資本主義國家打下基礎。

不事生產的諸侯、貴族因爲戰爭，奢侈的生活，領地減少，日益沒落；相對的，資產階級力量日益壯大。但是資產階級不僅一直都沒有政治力量，而且受到法律上，稅

西班牙的控制、統治。經過長期的武裝奮鬥，終於在尼德蘭北部建立獨立的荷蘭共和國。接著經濟發達的英國也發生一連串的資產階級革命。（處決查理一世，克倫威爾獨裁，光榮革命）。十八世紀末期法國資產階級聯合平民、無產階級，發動了一場驚天動地，徹徹底底推翻封建體制的資產階級革命。到十九世紀中葉歐洲各國資產階級已經躍居主導地位，他們要以國家的力量來保證他們的商品在一個區域之內通行無阻。因此紛紛要求採同一語言的區域以國家的形式統一起來，掃除一地區一地區的關卡、稅捐與

封建殘餘。1848年以後整個歐洲都捲襲在革命的浪潮裏，紛紛要求建立民族國家。

資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相配合，生產方向前大大的躍進。十九世紀一個世紀的生產力，大大的超過整個人類歷史生產力的總和。資本主義這段歷史並不是只有正面的；相反的，它的原始累積過程，完全是一部強權豪奪的血淚史。但是資產階級打破封建的束縛，民主、自由、法治的觀念，生產力的開拓，民族國家的建立，無疑的把人類歷史帶入一個新的紀元。資產階級發展到掌握政權，正像一個人由出生到年輕力壯，精力充沛，橫衝直撞，勇猛難當。

封建社會的小生產，一件產品由零件開始一直到成品經常是由一個人或由一家庭完成。因此生產資料及其產品的占有自自然然歸私人所有。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產生後，一件商品的生產經過簡單協作、工場手工業以及大機器工業三個階級發展，生產過程是一系列的社會行動。一部大機器是由許多人共同使用操作，一件產品也不再由個人或一家庭來完成，而是社會分工協作的結果。但生產資料和產品的占有却仍舊是封建社會小生產制下的私人占有，由資本家所有。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產品私有制的矛盾表現出來的現象是社會往兩極分化，一方面是生產資料，產品占有者，家財萬貫的資本家；另一面則除了出賣勞動力外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因為生產資料的私有，資本家生產全憑利潤的追逐，而不是根

據整個社會的計劃和需要；於是一個工場之內是紀律嚴明，生產有序，但是一出工場，整個生產系統便成為無政府狀態。由於自由競爭，資本家要不斷的引用新的技術，使他的產品所凝聚的勞動量低於目前市面上的產品，因此他的產品自然競爭力強。但是伴隨著產品價值的下降，生產量總是要大大的提高。因為社會上的兩極化工人階級貧困，購買力低。因此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過剩，經濟危機成爲一必然的規律。自1825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發生普遍性的生產過剩危機後，經濟危機一直伴隨在人類生產活動，而且週期愈來愈頻繁。

每次經濟危機總是帶來大小企業倒閉，工人失業，經濟蕭條，但是另一方面，一些力量雄厚的企業，乘機併吞坐大；一些較小企業恐被吃掉，也紛紛聯合起來避免自相殘殺。因此托辣斯（TRUST），辛迪加（SYNDICATE），卡特爾（CARTEL）便順應時勢而出現。自由競爭走向它的反面壟斷。民主也朝它的對立面，成爲少數資本家的專制，但仍假借民主之名。國家是個總資本家，主要由這些有力量的大資本家所控制。經濟壟斷後，生產力已經沒有過去的旺盛了，因爲它不用戰戰兢兢不斷的引用新技術來打倒對手。（並非不再引用新科技了；其次壟斷並非可以完全排除競爭，美國仍有三大汽車公司，日本汽車公司的競爭。）資本主義進入壟斷時期之後，資本在本國逐漸無法獲得巨額的利潤，於是資本開始向尚未開發的國家輸出，以吸收新鮮的血液來滋養垂

自1825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發生普遍性的生產過剩危機後，經濟危機一直伴隨在人類生產活動，而且週期愈來愈頻繁。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實行社會主義國家已經占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這便是說生產力的發展，必然會使人類物質生活產生了變化，也終必改變社會結構。偉大的思想家能總和歸納現象和面貌而整理出社會發展的規律。

老的身體。資本主義國家向外擴張，瓜分世界；但是後起之秀如德國、義大利、日本不會滿足於已被劃分的世界，他們要求勢力範圍的重新劃分。這必然導致資本主義國家無可妥協的衝突。兩次世界大戰便是帝國主義國家爭奪勢力範圍的戰爭。交戰國的百姓說穿了都是為極少數資本家而賣命。二次大戰之後除美國之外，資本主義國家元氣大傷，使美國有機會獨霸壟斷五、六十年代。但是七十年以後，美國經歷美元危機，74-75年的不景氣，政府巨大的赤字，加上歐洲、日本的逐漸復甦，美國國力已經大不如前。即使經濟充滿好消息的今天，經濟危機的陰影一直困擾著經濟學家和一般老百姓。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時期的另一特色便是資本的佔有同資本在生產中的運用相分離。貨幣資本同生產資本相分離。大富豪往往是從事於股票房地產等非生產性的投機事業。這些富豪雖然寄生於社會，但並不是說他們整天遊手好閒，無所事事；正好相反，他往往也是很勤勉的工作，但是他們工作的內容是如何去兼併其他公司，如何買空賣空，如何操縱股票市場，……資本主義發展到此階級不僅不再年輕力壯，它已經邁入年老力衰的老頭子。這老態龍鍾的現象，在英國表現得最明顯，破舊廠房，陳舊的設備，只要還有一絲利潤，總是得過且過。

資本主義上升階段亞當斯密斯，大衛李嘉圖的價值理論，自由競爭經濟，為資產階級革命打下理論基礎，為資產階級奪取政權掃除障

礙。當時只要引用亞當斯密斯的言論，便沒有人敢反駁。大衛李嘉圖在國會發言，全場鴉雀無聲，人人側耳傾聽。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在西歐已現。馬克思精研，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發現社會矛盾的基礎在於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產品的私有制上。因此主張生產資料社會化的廢除私有制。（並非廢除個人生活資料。）因為他的主張符合工人階級利益、要求，因此十九世紀下半葉，整個歐洲籠罩在社會主義的浪潮裏。1917年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廢除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政權在蘇俄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實行社會主義國家已經占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這便是說生產力的發展，必然會使人類物質生活產生了變化，也終必改變社會結構。偉大的思想家能總和歸納現象和面貌而整理出社會發展的規律。因此它思想的內容是符合社會發展的需要，是代表著發展中，成長中的力量，是對社會動向的一種反映，但它並不是僅止於鏡子的作用而已。正因為它具體的表達出社會發展的規律，因此它的思想便能迅速的結合動員進步的力量，造成巨大的威力使得社會革命，改造世界成為可能。人類歷史發展的根由便是因自然界，社會的存在作用於人類，使人類對自然界，社會得出概括，抽象的了解和認識（非簡單，直覺的反映）。於是人類能夠掌握自然界，社會的規律，而再反作用於世界；於是人類能夠依主觀的願望來改變自然界，改造社會。人類整個歷史便是存在產生意識，意識

反作用於存在等不斷反復的交織在一起，由低級向高級連綿不斷的進行。

既然台灣目前是處在民族，民主革命的階段，無庸懷疑台灣的社會必然會產生信奉自由、民主、法治的資產階級鬥士。另一方面台灣是資本高度發達的國家；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資本主義在歐洲所帶來的弊害——重現在二十世紀末的台灣，蓬勃的工人運動乃是不可避免。各個不同階級要能發揮它的力量必需要有符合各個階級利益的進步思想來領導，而不是彼此妥協，折磨銳氣，削弱進步力量。在民族，民主革命的前提下，各個階級一方面合作共同推翻民族壓迫，同時彼此競爭，每一階級都應有奪取政權的信心和豪氣。但如果一個要為勞工利益奮鬥的革命組織，其目前任務卻成為建立資產階級的政權，不禁使人懷疑它的先進理論到底在何處？台灣工人在台灣革命的過程裏將扮演主要的角色，因此要利用於勞工階級當前鋒來推翻國民黨。但是革命後的結果卻要由資產階級所獲得；如果勞工階級沒有接掌政權的信心和毅力，它又何必致力於革命？台灣黨外絕大多數沒有認識到工人的力量；或者極少數認識到它的力量，但因為本身的成分，條件無從下手發掘它的力量。但如果看到工人的力量，而想利用它，豈不是意圖玩弄勞工於股掌之嫌。

人類歷史上確曾發生過無產階級，農民打前鋒，推翻法國旁波王朝，為法國資產階級取得政權。當時的封建地主，貴族，教會是社會

發展的主要障礙。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並未激化，當時最進步的思想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發表(1776年)僅十餘年，資產階級的理論被視為全民性的理論。今天台灣的勞工階級不可否認的還沒有掌握屬於他們自己階級的理論和意識。他們的觀念，認識主要是國民黨所教育的歷史觀和社會觀。但是台灣工人沒他們自己的社會觀主要是他們還沒有接觸到屬於他們的思想，國民黨還能夠有效的控制住思想媒介。但是思想傳播並不是完全依賴書報等具體的形式。檢查制度固然可以緩慢思想的交流，但是無法堵塞思想的管道，無法控制人們的頭腦。思想本身是無孔不入的，一旦先進的工人掌握了工人的思想和理論。它將變成燒不盡的野火，蔓延整個工人階級。台灣工人的視野也將躍升為無產階級的世界觀。這種情形就像相對論，量子力學出現以後，人類對自然界的視野，時空的觀念便不再局限於牛頓力學的範圍。在這種情形之下，最有力的階級要起來革命，他們要建立的政體豈是個人主觀所決定的資產階級政權？

議者又認為台灣革命不能沒有資產階級的介入與合作；因此建立資產階級的政權是合作的基礎。這種提法除了再度顯示論者投機的本質外，還加上對台灣社會認識的不夠。

首先，前已述及今天台灣社會是處在於民族民主革命的時代背景。國民黨的半封建，半殖民，民族壓迫的統治是各種不同意識思想的

台灣是資本高度發達的國家；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資本主義在歐洲所帶來的弊害——重現在二十世紀末的台灣，蓬勃的工人運動乃是不可避免。

新興的力量和衰退中的既得利益者衝突對立乃是不可避免的事實。這種社會矛盾乃是社會發展進步的主要動力來源。

人合作的基礎。在要求建立民族國家的前提之下，各黨各派盡情發揮自己的思想，爭取自己的群眾。這是處在一種既合作又競爭的一種情況，而不是在合作的基礎上安上一個建立資產階級政權的條件來扼殺廣大勞動階級的進步性。

其次，資產階級並不是大資本家的代名詞，而是泛指具有資產階級意識的人，其中包括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小商人、以及占台灣人口三分之一的農人。農民在國民黨政權之下雖然是土地擁有者，但是一年生產所得尚不足以清償債物，他們物質生活條件和狀況是接近無產階級而疏遠都市的小資產階級。第三世界國家革命過程，他們向來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者而非對立者。至於台灣的大資產階級如王永慶、蔡辰洲、辜振甫、林挺生，...，之輩，即使保證革命後由他們來接掌政權，他們依舊是不會，不敢支持革命的。因為穩定的政權，安定的社會是他們繼續獲得財富的保證。另一方面他們早已準備好萬全之計，一旦情勢不穩便一走了之。

第三，日本之社會黨，以及西歐的社會主義是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的改良主義者，改革者，而非革命者。以台灣勞工為號召的革命者便不能把生產資料所有權問題當做討價還價的策略問題對待。中國革命時期曾經沒收地主土地分給農民耕作，只能說明中國革命並非一夜之間廢除私有制，和建立資產階級政權意義上是完全不同的。同理，如果把接收台灣資本家工廠交給工人管理，生產和建立資產階級政權當

做同一性質看待只是暴露自己的無知。

國民黨政權之下一再灌輸社會是和協的、互助的，而不是一方面和另一方面對立。其目的便是維繫它的繼續統治，為“革新保台”、“改良主義”建立理論基礎。但是社會發展並非如統治者主觀願望所能控制、操縱的。新興的力量和衰退中的既得利益者衝突對立乃是不可避免的事實。這種社會矛盾乃是社會發展進步的主要動力來源。因此革命者決不是在調和這種矛盾，而是正確的認識，把握住社會發展的動向而加速、提升、發展社會矛盾以達到早日完成社會改造的目的。因此對這種無法提升它的基本群眾進步性的革命主張，便不該沈默。因為它不僅不會加速革命的步伐，反而會緩慢、分散革命的進程。雖然群眾終究會認識、發現它的落後性，但讓群眾早日體認它的真面目的責任仍然落在有志於台灣革命者的肩上。



阿爾巴尼亞革命經驗談

阿爾巴尼亞革命經驗談

阿爾巴尼亞革命經驗談

阿爾巴尼亞革命經驗談

阿爾巴尼亞革命經驗談

(下)

洪智勝

革命力量 成長的模式

在革命力量還處在醞釀期時，它的成長模式如何？

有人認為，它應該是「樹木式」的。就是先有一個強大的主幹，分出枝椏，再長樹葉。也就是說，先有一個強大的組織，再由這個組織到處建立支部及外圍組織。

另外有人認為，它應該是「河流式」的。就是先有分散在各處的小溪，然後匯集成數條小河，最後再匯集成一條大河，流入海中。也就是說，先有各地各自為政的小組織，然後在適當時機再結合成數個中型組織，最後再結合成單一的大組織，從事有效的革命工作。

從阿爾巴尼亞的革命經驗可以

看出，革命力量的發展是「河流式」的。首先，在各地自發地產生了一些各自為政的工人組織。例如，一九二五年，在紀諾卡斯特有「工人聯盟」；一九二七年，在地拉那有縫紉工人的「進步」協會；同年，在科爾察有「縫紉工人聯盟」。一九二八年，先進分子、工人和手工業者在科爾察建立了第一個共產主義支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間資本主義國家，把世界性經濟危機嫁禍給諸如阿爾巴尼亞之類的國家，引起各地工人的罷工。「工人運動的壯大，給科爾察共產主義小組擴大活動範圍、聯繫群眾提供了良好時機。」（第二〇頁）在國外，也有數個組織成立起來。「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在地拉那、斯庫台、費里、發羅拉、愛爾巴桑和紀諾卡斯特，都成立了新的共產主義組織。但這些組織也不是由工人

組成，都很小，一般說來，都是彼此分散進行活動的。」（第二十四頁）一九三五年十月，庫喬瓦也成立了「勞動」協會。經過了對意大利、希臘、及德國的鬥爭之後，

「阿爾巴尼亞共產主義者通過自己的鬥爭終於為建黨創造了有利條件。在各共產主義小組內部，職業革命幹部已成長起來，他們能夠拋棄小組的分歧，堅決接受對法西斯佔領者和本國賣國賊進行不妥協鬥爭的路綫，並為阿爾巴尼亞共產主義運動在這個基礎上聯合起來而鬥爭。這些幹部以自己不倦的鬥爭為阿爾巴尼亞共產黨的成立在思想上、組織上作好了準備。

「各小組共產主義者的反法西斯鬥爭，從根本上動搖了一直佔上風的宗派主義和小組習氣。他們的這一鬥爭和共同的思想體系，成為各主要共產主義小組於一九四一年八月達成關於召開各小組代表會議的協議的決定性因素，這次會議將解決這些小組合併和成立阿爾巴尼亞共產黨的問題。」（第六十一頁）

正是經過這麼小溪匯聚成河流的過程，阿爾巴尼亞共產黨成立了，成為革命的主導力量。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也還有不相統屬、不相聯繫的組織，例如，國民陣綫。

筆者相信，台灣革命力量在島內的發展也必將是「河流式」的。由於蔣家政權掌有相當有效的特務系統，革命運動在島內最初只能以

分散在台灣各地、各階層、各領域的各自為政的小組織表現出來。而且，這些組織大多必將以LOP的型式出現。經過幾番鬥爭之後，小組織分併成中型組織，只有到末尾的階段，團結合併成較大組織的需求才會產生。到時，最具有群眾基礎的組織自然會脫穎而出，成為合併後的主導力量，主持最大的革命黨、主持台灣民族解放陣綫。

既然台灣革命力量的發展不是「樹枝式」的，而是「河流式」的，革命團體當今最重要的工作，就不是亟亟於在島內建立並擴展自己的地下組織，想要用它來號召天下。相反地，大家應該著重地協力催生島內以勞工為主的各階層群眾運動，使各種小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地大量在全台各地出土。正如前面已經指出過地，這些小組織將主要是一些LOP鬥爭的團體。地下組織的擴展在這革命的初期，不是作為目標本身，而是用來服務這個階段的主要任務——催生島內群眾運動。

有些人一向宣稱他們要以「行動——宣傳——組織」的模式來擴展自己的組織。他們認為，島內的組織首先必須採取（宣傳性的）行動，然後把這些行動加以宣傳，使得人們知道這是該組織的行動，對它發生好感，然後趁機吸收盟員，擴大組織。——這種講法聽起來好像也自成一套，不無道理。但事實上，革命力量的發展模式並非如此。必須依靠僅有的少量組織來從事宣傳啓蒙工作，催生各種群眾運動。在群眾運動快速推展的過程中，群眾當中的積極份子及領導者把自

大家應該著重地
協力催生島內以
勞工為主的各階
層群眾運動，使
各種小組織如雨
後春筍般地大量
在全台各地出土。

己暴露出來了。這時，地下組織才有機會作飛躍式的進展。這是第一點。另外一點是，這些人的這種看法，只著重自己組織的成展，沒有全面的發展觀點。他們不曉得，如果不在一段時期內，把自己組織要求擴展的利益服從於革命陣營要求催生群眾運動的利益，自己的組織也不可能有什麼大發展。

階級受性舊見點占的 掌握

阿爾巴尼亞共產黨的目的，當然是要使勞工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以便進一步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然而，並不是任何革命階段都要求共產主義者把社會主義革命當作該階段的主要任務。因為，革命發展的過程，有它的階段性，對於不同階段的任務，必須提出不同的重點工作。

在一九二九至一九四四年之間，阿爾巴尼亞人民受到索古君主獨裁政權、意大利法西斯外來政權，及德國納粹外來政權的統治，因此，最急切的任務是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

正因為如此，一九三六年，在國外活動的阿爾巴尼亞共產主義積極份子舉行了會議。他們決議：

「共產主義者的最低綱領，也就是新組織的政治綱領。它包括兩項主要任務：根據人民群眾最基本的要求，(一) 維

護民族權利，(二) 維護民主權利。為了捍衛民族獨立，新的組織將同所有那些主張反對法西斯奴役的階級、社會階層和個人進行合作。」(第三十七頁)

也正因為如此，科爾察小組執行了類似的正確路線。

「它依據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在《前進》雜誌上從理論上說明了共產主義者必須密切聯繫廣大人民群眾，共產主義者必須領導群眾為滿足最基本的政治要求和經濟要求而進行日常鬥爭。必須建立人民陣綫，動員群眾投入反對法西斯威脅的鬥爭。在這一基礎上，科爾察小組還提出了最低綱領，規定：(一) 爭取人民民族權利，反對帝國主義；(二) 爭取人民民主權利，反對違反國民憲章的行為和在阿爾巴尼亞扶植法西斯主義的企圖；(三) 爭取和平，反對戰爭；(四) 爭取人民的基本經濟權利。」(第四〇頁)

既然如此，以工人為主要力量的共產主義小組，就必須重視並做好統一戰綫的工作，團結其他可以團結的人民。這一點，秘密發行《前進》雜誌的科爾察小組做得很好。

「《前進》雜誌指出，在像阿爾巴尼亞這樣的半殖民地國家裡，不僅有社會問題，而且還有民族問題；這後一個問題已上升到了第一位，廣大人民群眾所關心的民族運動可以，而且應該為工人階級的社會

科爾察小組還提出了最低綱領，規定：(一) 爭取人民民族權利，反對……

運動服務；工人階級是唯一能領導群眾和忠實捍衛群眾利益的階級。《前進》雜誌強調說，如果只局限於工人階級，只靠工人階級力量進行鬥爭，而不動員全國的力量，那就是一種危險的冒險行爲。」（第四〇至四十一頁）

但是，科爾察小組在統一戰綫的實踐上犯了錯誤——他們忽視了農民

盡量爭取愛國者和正直的民族主義者參加鬥爭
參加對鬥爭的領導，

「在阿爾巴尼亞，農民佔人口的絕大多數；對於在阿爾巴尼亞這樣落後的農業國建立人民陣綫所應依靠的基礎，科爾察共產主義小組的理解是十分狹隘的。它在宣傳要從工人階級擴大到其他的人民階層去的同時，對農村、對工農聯盟幾乎沒有進行任何工作，而沒有這個聯盟，是不可能建立人民陣綫的。」（第四十一頁）

在阿爾巴尼亞共產黨正式成立以後，這種忽視農民的宗派主義還沒有克服。

「組織工人的工作做得很少，而對農民的工作中存在著更大的缺點。各小組隊伍中那種認為農民不屬於共產主義者工作範圍的舊觀點，大大妨礙了正確理解農民同黨聯繫和農民踴躍參加民族解放戰爭的決定性意義。有很多黨員不願去農村，他們等待農民進城後再對農民進行工作。」（第七十七頁）

只是到了一九四二年四月在地拉那召開阿爾巴尼亞共產黨第一次

積極份子會議後，情況才得到改善。

「積極份子特別注意爭取農民群眾、動員農民群眾參加鬥爭的工作。克服在這方面遇到的困難的條件是：共產黨員必須反對對農民的舊觀念和失敗主義觀點，深入農村，了解農民的生活，善於體察他們的疾苦和問題。」

共產主義者基於追求社會主義革命的熱心，往往難以衷心擁護統一戰綫的工作。一九四一年，正當共產主義者上山組織和擴大對抗意大利法西斯外來政權的民族解放運動時，就發生了這樣的情形：

「其中一部份（傳單）提出了一些有政治錯誤的口號：『爲蘇維埃阿爾巴尼亞而鬥爭』，『爲共產主義阿爾巴尼亞而鬥爭』，『組織阿爾巴尼亞紅軍』，這些口號來源於對阿爾巴尼亞的形勢的不正確的估計。」（第五十七頁）

正是因爲這種現象難以克服，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還給阿爾巴尼亞共產黨下了關於民族解放戰爭的指示。

「指示強調必須組織反對意大利和德國佔領者的民族解放戰爭，把人民團結到民族解放統一戰綫中，盡量爭取愛國者和正直的民族主義者參加鬥爭、參加對鬥爭的領導，要求黨的口號不要超出民族解放戰爭的範圍。」（第九十六頁）

總結阿爾巴尼亞共產黨的民族解放戰爭勝利的原因，〈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歷史〉的作者指出：

「一直到最後，民族解放戰爭仍然是反帝民主革命。但在戰爭期間，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分也得到了發展，如剝奪資產階級的政權，共產黨在新政權中實行不與人分掌的領導。這種現象的發生，是反對本國主要剝削階級的鬥爭不斷尖銳化、這一鬥爭又同反對佔領者的鬥爭交錯在一起的結果。這就越來越加強了民族解放戰爭的革命性。

「共產黨沒有促使國內階級鬥爭的尖銳化，沒有提出反對地主、宗教首領和資產階級的口號；它一直到最後，都是把主要矛頭指向法西斯佔領者的，是剝削階級的公開的背叛，使階級鬥爭尖銳化了。」（第一六三頁）

台灣革命和當年的阿爾巴尼亞革命是很類似的。台灣正被蔣家外來政權所統治。有美、日帝國主義者對台灣從事經濟剝削及控制。又有中共在海峽那邊對台灣野心勃勃。在這種情況下，台灣革命本質上不得不一場民族解放革命。

正因爲這個原因，台灣社會主義者應該把台灣勞工當作自己的主力，把其他被壓迫階級聯合起來，建成民族解放陣綫。把各被壓迫階級之間的矛盾，當作人民內部的矛盾，而避免使它們尖銳化。從這個立場出發，台灣社會主義者可以而

且應該批評友軍的錯誤路綫、方針、或做法，但是，要站在團結的立場加以批評，而不是把它們當作敵人，欲去之而後快。當然，對於那些已經成爲革命絆腳石的團體，爲了清除革命道路上的障礙而作徹底的、無情的批評，那就另當別論了。

鬥爭中化除成見 解決問題

阿爾巴尼亞革命還給人一個很好的啓示：鬥爭可以化除成見，鬥爭可以解決一些看來會嚴重妨礙進行鬥爭的問題。

科爾察小組和斯庫台小組的領導人有著嚴重的分歧。

「科爾察小組的領導人一貫主張組織由所有願意反對外國佔領者的階級和社會階層參加的民族解放戰爭。斯庫台小組和其他尚未放棄宗派主義立場的那些組織的領導人，用他們的舊觀點來看待新形勢。他們認爲，意大利佔領後，阿爾巴尼亞正在走上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道路。因此，工人階級的成長就會爲社會主義革命奠定基礎！

這樣嚴重的分歧能夠通過小組領導人的談判加以解決嗎？

「當各共產主義小組的領導人把整月整月的時間用來談判時，全國人民的反法

台灣正被蔣家外來政權所統治。有美、日帝國主義者對台灣從事經濟剝削及控制。又有中共在海峽那邊對台灣野心勃勃。在這種情況下，台灣革命本質上不得不一場民族解放革命。

西斯運動正在擴大，共產主義者站在運動的最前列。在國家被佔領後，他們的思想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轉變。各小組的普通成員越來越認識到，要實現聯合，不能靠領導人之間的無效談判，而要靠反對法西斯佔領者的共同鬥爭。這就使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意見分歧逐步退居次要地位。領導人在小組普通成員中的威信和影響下降了。共產主義者主動投入了反對外國佔領者的鬥爭，成了解放鬥爭中的鼓動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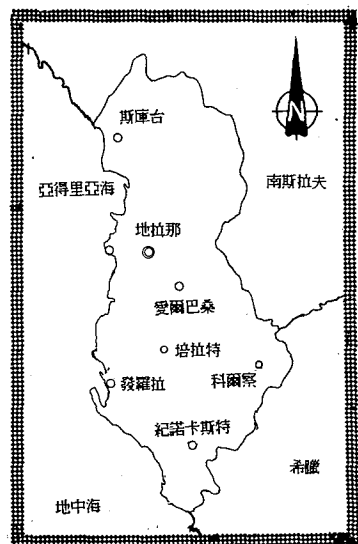
第五〇頁）

後來恩維爾·霍查在檢討這段歷史時指出：

「在同佔領者和吉斯林（按：意大利外來政權的傀儡）份子的鬥爭和搏鬥中，為了一個目的，即為了把國家從佔領者的統治下解放出來而團結起來的各小組基層的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彼此血肉相連，忘記了糾葛和仇恨；共產主義者的正確路線正在他們中間形成，他們要求聯合成一個統一的黨，這是組織解放戰爭和領導這一戰爭的必要條件。」（第五十一頁）

那麼，當後來時機真的成熟，各小組合併組成阿爾巴尼亞共產黨時，他們如何消除這些分歧呢？——他們把舊小組的領導人排除於黨的領導機構之外。

「按照大家同意的條件



阿爾巴尼亞地圖

被意大利--南斯拉夫--希臘包圍的山鷹之國。

，過去各小組的任何主要領導人（組長、副組長）都不得選進黨的領導機構。這不是一項簡單協議的結果，而是共產主義運動和革命運動發展的需要。各小組的領導人都有濃厚的小組習氣，長期成為阿爾巴尼亞共產主義者聯合起來、組成一個統一的黨的巨大障礙，並已表明他們沒有領導共產主義者和革命群眾的能力。」（第六十三頁）

台灣革命陣營也正面臨著類似的困境：多個山頭長期分裂著，領導人之間的爭執，有時可以看出、完全是出於「小組習性」的意氣之爭。筆者認為，作為非領導人的革命者，應該放寬心胸，先擺脫來自上面的「劃清界綫」的要求，互相

為了一個目的，
即為了把國家從
佔領者的統治下
解放出來而團結
起來的各小組基
層的堅定的……

接觸，協力工作，共同鬥爭，為進一步團結製造有利的條件。

上面筆者說明了阿爾巴尼亞共產黨如何運用共同鬥爭來消除歧見，建立共識的經驗。現在來看看還有什麼其他問題，可以在鬥爭當中加以解決。

一九四一年，阿爾巴尼亞共產黨初建黨時，

「黨沒有武器、沒有財力、沒有軍事幹部來開展武裝鬥爭。」

「它作為剛剛建立的黨，沒有足夠的政治領導經驗，黨員缺乏深刻和廣泛的理論素養。」

「但是，這些為中央委員會和阿爾巴尼亞所有共產黨員所洞悉的障礙、困難，阻止不了黨奮勇前進。黨沒有選擇錯誤的等待辦法，即先培養幹部，尋求武器和金錢，積累經驗，在理論上進行提高，然後才開始工作和鬥爭。所有這一切都將根據本國出現的革命形勢，依靠人民的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依靠阿爾巴尼亞共產黨員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整個共產主義事業的忠誠，在鬥爭中得到解決。」（第七〇至七十一頁）

換一句話說，正是通過對敵鬥爭當中，黨才取得武器，黨才取得財力，黨才培養出可以進一步有效開展武裝鬥爭的軍事幹部。同樣地，政治領導經驗以及黨員的理論素養，也是在鬥爭當中積累起來，提昇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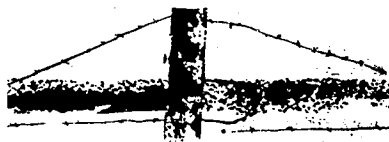
來的。

起步中的台灣革命陣營也面臨了類似的難題。看來，只有在現實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從事最有效的鬥爭，然後在鬥爭當中取得進一步從事鬥爭所需要的一切吧！

結語

人類的社會儘管千差萬別，各不相同，各有各的特殊性，然而，它們的一般性正存在於這些差異之中。同樣地，革命的規律，也由各具特點的具體革命中表現出來。因此，研究歷史上的具體革命，往往可以理出一些頭緒，並經具體分析之後，應用於台灣當前的革命。這就是為什麼我開宗明義要寫「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原因。

阿爾巴尼亞的革命所給予筆者的啓示絕不僅僅上述這些。相信讀者自己閱讀《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歷史》，也會有諸多的心得。其中未必人人相同。歡迎大家來討論。批評也好，補充也好。希望經過這種交流的過程，這些心得可以精確起來、豐富起來，而終於能夠有效地被用來武裝所有要從事台灣革命的有心人。（一九八五、六、十二）



作為非領導人的革命者，應該放寬心胸，先擺脫來自上面的「劃清界線」的要求，互相接觸，協力工作，共同鬥爭，為進一步團結製造有利的條件。

南非白人少數政權

向黑人宣戰

沈啓東

南非白人少數政權總統包沙，於七月廿日宣佈，約翰尼斯堡及伊麗莎白港等三十六個市鎮自廿一日零點開始劃入緊急狀態區域中。

在緊急狀態區域中，軍警可以下令實行宵禁，可以任意搜查民房及其他場所，可以關閉商店，可以未經審判而扣押人民。白人少數政權同時宣佈，在緊急狀態期間，人民蒙受來自軍警之侵害，政府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在緊急狀態中，南非的報紙不得報導被扣押者的姓名。這等於說，政府可以用秘密手段對付它的「敵人」。此外，各市鎮之主要公共設施，如水電之供應，亦均列歸治安單位管制。

在宣佈進入緊急狀況之前，白人少數政權已有一系列壓迫黑人的法令，加上七月廿日宣佈的種種法令，白人政權的軍警已可不受任何約束地對「敵人」發動攻擊，與一般戰爭無異。

在白人少數政權的種族隔離政策下，三十多年來南非黑人受盡「合法」的壓迫，而黑人要求民族解放之聲也逐年提高。（詳見本刊第一期，張亞因：「憤怒的南非——粉碎種族隔離制度」）。尤其是最近四個月，黑人的反抗行動日趨強烈。

七月廿日包沙的緊急狀態宣布，可以說是白人少數政權的一種困獸之鬥。

一波又一波的反抗

數十年來，飽受壓迫的南非黑



人不斷地反抗，也不斷地被殘酷鎮壓。一波又一波的反抗與鎮壓，已使更多的黑人覺醒了。越來越多的黑人加入工會組織，參加罷工行動，加入示威行列，杯葛白人商店。

下列是最近四個月間，南非黑人與白人少數政權之間的重要衝突事件：

- 三月十六日起，爲了紀念1960年夏普維爾的屠殺事件，東開普頓附近居民舉行爲期三天的罷工和示威遊行。結果至少有七十人在示威中被殺害。
- 三月廿一日，艾登黑的居民在準備前往瓜落普參加示威遇害者的葬禮時，被警察射殺，死亡人數至少在四十以上。



四月七日，在伊麗莎白港附近之瑞迪鎮，警察以催淚彈驅散數千人的示威行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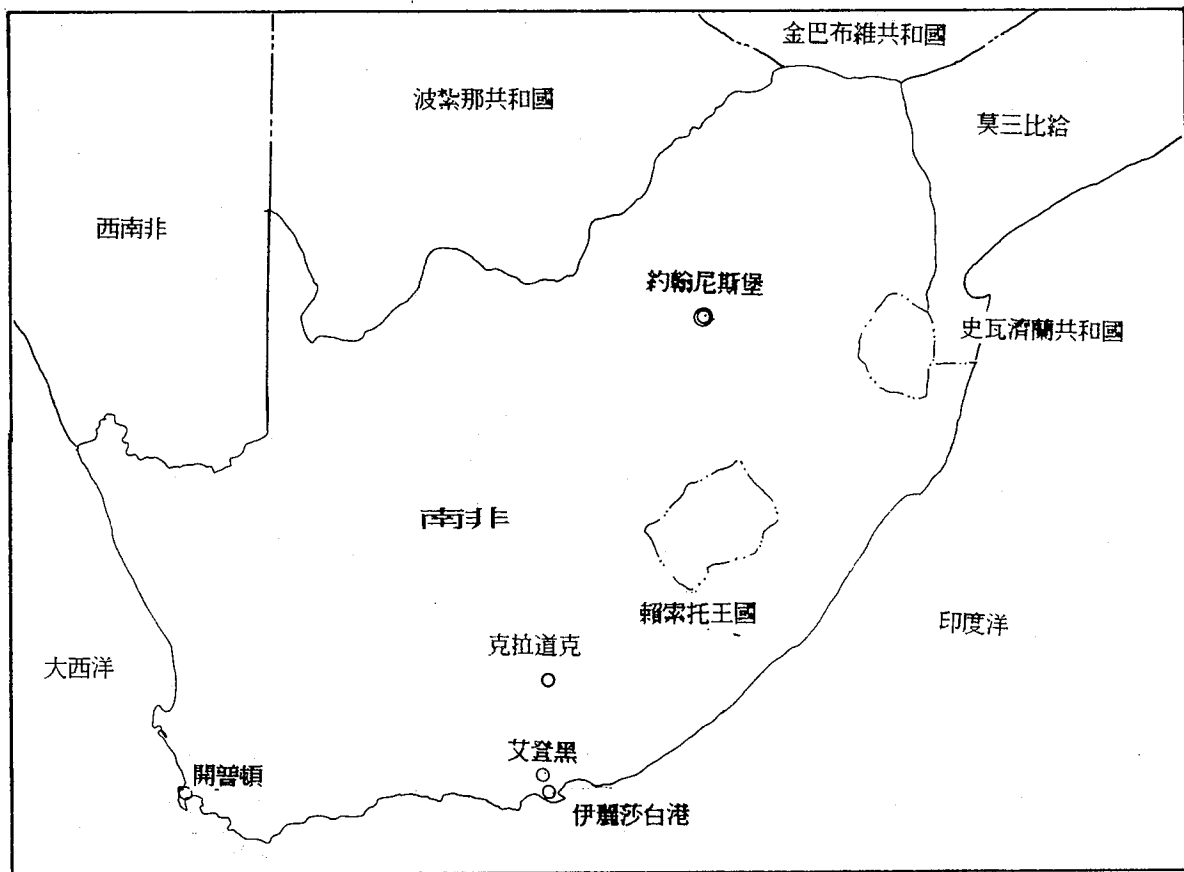
四月十三日，六萬名黑人在瓜落普參加二十七名被警察

殺害的活躍分子的葬禮。

四月廿七日，一萬四千四百名黑人礦工在法爾雷夫金礦因罷工而被解雇後，與警察發生衝突。



反抗！加拉大——四位遇害的活躍份子之一——的棺木，公然以「非法」的「非洲民族議會」的旗子覆蓋著。



- 六月十六日，在蘇威得抗暴事件九週年紀念示威遊行中，軍警大舉出動鎮壓示威者。
- 七月十八日，伊麗莎白港的黑人對白人商店全面杯葛，今天已達第四天，商店開始感到杯葛的影響。

「民族之苗」

在包沙宣佈南非卅六市鎮劃入緊急狀態區域之同一天，三萬五千名黑人聚集在位於伊麗莎白港北方一百三十哩的克拉道克，埋葬四名

於六月底遇害的活躍分子。

這四位烈士是：馬大·戈尼威，38歲，福得·加拉大，29歲，史帕曼·公得，29歲，西士路·莫拉武理，36歲。他們在座車被陌生人攔劫後失蹤。後來，他們已被解體而又滿身燒痕的屍體被發現於印度洋岸的沙丘中。任何稍能思考的人都不可能不懷疑這是警察的「傑作」。

這四位烈士的屍體，在黑人反抗歌聲中入土。這些歌曲包括對「民族之苗」（「非洲民族議會」的武力派的名稱）的歌頌。送葬者同時展示了代表「非洲民族議會」的綠、黑、金三色旗以及南非共產黨

的紅色旗。

在南非少數白人政權眼中，「非洲民族議會」及南非共產黨都是非法的。數月來幾乎天天都有的烈士葬禮中，很少出現南非共產黨的紅旗。這次它公然出現於克拉道克葬禮，充分顯示了此刻黑人民族解放運動者的脈動。

「民主聯合陣線」的一位發言人，在此次葬禮中宣稱：「我們亦將宣佈一個我們自己的緊急狀態，白人少數政權絕對阻不住我們。」

這位活躍分子所指的自己的緊急狀態是：杯葛白人商店及打擊與白人少數政權合作的黑人。

四歲孩子也被扣做人質

七月廿一日零點緊急法令生效後，警察即展開有計劃的逮捕，因為白人少數政權尚未公布逮捕名單，確實失蹤人數不得而知。據估計緊急法令公布後兩天之間，已有三百人以上被捕。

被捕者包括牧師、律師、教員，及活躍分子。警察逮人的手段是極端惡毒的，當他們找不到活躍分子的時候，就先扣下人質，以便日後用來交換他們所要逮捕的人。有一個四歲的小孩子因此而被帶走。

警察逮人的方法是，先宣佈某一市鎮為禁區，任何人都不得進入或離開。然後在黑夜出動大量軍警，按黑名單一一逮捕。當警察到達活躍分子住屋的門口時，根本不叫

門，用力把門踢開，進去就抓。

黑人的反攻

在緊急法令生效後這兩天，黑人活躍分子亦不示弱。他們開始呼吁黑人進行罷工。流亡於外國的「非洲民族議會」則聲稱「緊急法令必將提昇武力的衝突。雖然白人少數政權努力將衝突圈限於黑人市鎮中，戰火必將傳播到白人地區」。

這是「非洲民族議會」第一次提出將對白人地區從事爆破工作的警告。過去他們爆破的對象大多限於經濟及軍事目標。現在他們計劃把爆破對象擴展到白人地區。

對於南非白人少數政權宣佈的緊急狀態法令，美國政府僅在聲明中說：「我們認為南非應該解除緊急法令。在美國政府的眼光中，緊

急法令的宣佈是一項嚴重的事件，因此美國政府同情暴力之下的犧牲者」。

話雖說得硬些，美國政府對南非白人少數政權的政策仍舊不變：所謂「建設性的交往」。意即：只透過外交壓力去勸說白人少數政權廢除種族隔離制度，而不採取經濟制裁的手段。

美國白宮的發言人說：「美國的政策是，繼續與南非政府保持密切連繫，共同運作，並將我們的看法向他們表明」。

這樣的態度，這樣的政策，對南非「內戰」中的那一方有利？這是不必加以說明就很清楚的。

顯然地，南非黑人的民族解放運動仍有許多障礙。他們亟需世界各國人民的支援。（1985年7月23日完稿）。

杜圖，土土土

1984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杜圖主教在南非白人少數政權宣佈緊急法令之後扮演了什麼角色？他於七月二十三日向一群年青黑人說：

「聽我說呀！你們一定要聽我說。我們的敵人會利用它來破壞我們的形象。當世界上支持我們的人們看到它，他

們會說：『這些人如果做這類事，他們可能還不够資格享受自由』」。

杜圖所指的它，是近幾個月來，黑人活躍份子對與白人合作的黑人施予報復的事。當然，在報復行動中，許多黑人喪生了。杜圖堅持他是一個反對暴力的宗教人士。他

認為白人政權使用暴力固然是錯的，黑人使用暴力也是錯的。

然而，在白人少數政權公開向黑人宣戰之後，再談不使用暴力有什麼作用呢？在白人政權的軍警人員可以任意逮捕、拘禁黑人的時候，黑人還有什麼其他選擇呢？在黑人民族解放運動的活躍分子動輒失蹤的時期，誰能期待白人政權自動放下屠刀？

這一連串的問題只有一個答案，黑人民族解放運動人士必須拿起武器，攻擊敵人，攻擊與敵人合作的人。

在這個大原則下，杜圖的說法是土土土。

小小江南 小小江南 小小江南 小小江南 小小江南 小小江南

淡水

幸好天氣轉暖，文理學院的方場上，昨晚下的雪已經快融光了，只剩下這裏一小堆，那裏一小叢。殘雪給還帶青色的草地襯托著，給昏黃的燈光映照著，本來是可以錯落有致的，因為經過一天的踐踏反而像是一片又破又髒的地毯。芝雄抬起頭來，看到羅斯福大樓東角的那個還亮著的窗口，脚步却反而向相反的方向走。再看夜光手錶：是九點五十。在方場上已經轉了該有六、七圈了。小玫一定在坐立不安等待他回家的車聲。照習慣，十點半殷天中就會離開他的辦公室回家。只剩下四十分鐘了芝雄知道如果他今晚不去向殷天中道歉，以後不可能會去。如果不是因為今晚打了小玫一個耳光，他也許根本不會到方場來轉圈子。是的；也許不會。也許。

「你就忍一忍吧，爲了我，爲了我肚子裏的孩子！」芝雄閉起眼睛，好像這樣做就可以把小玫哀求的臉色「關」掉。真不該動手打她。還是婚後第一次打她。但是她居然沒有生氣，從地板上檢起聽筒，眼睛望著他，還是一臉的哀求。「你論文就快寫完了，不能再惹上他。」誰說是在惹他？是「他」在惹我。但是還是不該打她，即使她不該想打電話給殷師母，替他解釋，爲他求情……

已經是九點五十六分了。殷天中也許正在把玩他那把自衛手槍。當年從台灣到這台大來，聽說系裏新來了一位中國教授，差不多想都不想，就決定了跟殷天中，把原來想跟的保爾或西提士都忘掉了。這個「決定」裏隱藏著多少複雜的

動機，幾年來居然一次也沒去分析過。也許這就是文化吧。當初看到外國學生用小名叫外國教授，心裏也未嘗不由吃驚而羨慕過。但是，無可否認的，能夠叫殷天中「老師」，心裏也自然湧起一股難以描寫的安全感，雖然殷天中早已入了美國籍，事實上也是外國教授。系裏只有一個「中國」教授，叫「老師」的時候「殷」字都可以省掉的。系裏只有他一個「中國」學生；幾個月後，殷天中從「張同學」改叫他「芝雄」的時候，一個文化的子宮就幾乎成形了。這是自己要的，不能怪誰。湯姆不是說過我連被剝削都是心甘情願的嗎？第二學期正是選課最多的時候。殷天中向系裏一口保證，只有八百元的經費，也要編出一厚冊的中國經濟書目，找自己和湯姆兩個有意研究中國經濟的研究生幫忙。湯姆因為報酬太低一口回絕了，自己還不是咬緊牙根承擔下來嗎？是幫助殷天中建立在系裏的地位，自己也沾了光榮？還是有別的原因？是還有別的……

文理方場那一邊傳來吵雜的人聲。十點。圖書館關門了。

聽到電子系的阿建的麻煩的時候，是自我慶幸過的。阿建沒有打聽清楚，一來就迫不及待地跟了那位「台獨」教授。知道找錯人的時候，才拐彎抹角地換人，經過了多少精神的煎熬？殷天中雖然也公開批評政府，也去過中國，台灣還是照樣回去了幾次。知道阿建的麻煩的人，那一個不為我慶幸？阿建儘快換了指導教授，還是上了黑名單

。不，是黑名「碑」……阿建說那是石刻鐵打的。他弟弟拿到了 S 大獎學金，可是就是出不來。阿建最初還羨慕我，但後來却開始偷偷看起「台獨」刊物來了。不但是「台獨」刊物，而且還是左派「台獨」刊物。看他那種反覆曲折的轉變過程，實在令人同情。自己跟著殷天中可却是風平浪靜的，一點麻煩也沒有。他雖然發表了少數「持平客觀」的文章演講，目標是廣大的海外華人；在系裏，他是學術第一，研究第一的。尤其是有幾個公司來向他請教和中國做貿易的途徑後，



他是更忙了，一年也難得有一次對我談論甚麼國事。他對我的要求只是好好替他跑圖書館和計算機中心。他毋寧是反對學生介入政治的。至少在今天之前，自己都這樣想。

我真的這樣想嗎？……

一個肩上掛著小盒子的巡更警衛從芝雄身後走過來。芝雄回頭看到羅斯福大樓一個窗子上的燈光熄了，心中猛然一跳。定睛一看，才知道不是殷天中的窗口。大概是工人剛剛打掃完那個房間。芝雄心中一寬，胸口湧上來的却是羞耻。冰冷的空氣裏也感覺得到的熱烘烘的羞耻。是十點五分。

不，殷天中雖然不跟自己談政治，政治還是存在的。至少在「中國人」這個題目上是存在的。好像有一個不成文的契約：日常殷天中說「我們中國人」，日常自己也說「我們中國人」的時候，一點一滴簽定了的契約。自己是志願地簽約的嗎？從小習慣作自然，談「志願」應該是沒有意義的。然而一向也不覺得有誰在強迫自己。那位「台獨」教授另有高就後不久，幾個高年級的研究生也畢業離開了，那時全校可能只剩阿建一個自修的黑市「台獨」。華人圈子裏一片祥和。幾個 KMT 職業學生型的虛應故事，中國留學生最感興趣的是省錢購置手錶電視；「台獨」離校後，「統一」好像也聯帶地沒有人談了。這是「我們中國人」當道的時期。家常便飯一樣的，想都不必去想的，像合身的舊衣服。不像「我們台灣人」那樣的是一個政治立場。阿建當然除外，但是他是自修的、地下的

、黑市的，只能找我談，而我總是跟他抬槓做對，像當年在成功嶺辯論戀愛哲學一樣。但是我早該意識到，「我們中國人」的消極參與和跟阿建的抬槓都是危險的。第一個危險信號。有一天殷天中請中國留學生吃飯，我也當了陪客。一個在新華社做過記者的問了我一些有關台灣政治的問題。這位老兄不知道是怎麼當上記者的，對台灣簡直連基本常識都沒有，却又喜歡強辭奪理。殷天中給我解圍說：「芝雄對中國人的本位守得很緊的，他絕對不可能為台獨辯護。」那時心中如釋重負似的感激外，好像還滲雜了甚麼。殷天中說得太輕描淡寫了，是被taken for granted的不滿？第二個危險信號。那時認識鄰城P大的小玫，常常去找她……

十點十一分。小玫在家裏一定等急了。

如果那時小玫不和蘇珊住在一起，這場災難是不是就可以躲過？誰知道？事實是，蘇珊是一個德國漢學家的女兒找上小玫同住。這是增加命運的必然的一個或然。蘇珊不專攻其他人類學而專攻政治人類學，這又是一個或然。她的論文寫的雖然是東西巴（基斯坦）和南北越的比較研究，偏偏又決定用台灣作為方法學上的「控制例案」，又是一個或然。那時正在追求小玫，表演的衝動很強；再一個或然，不，最重要的因子還是阿建。天曉得，和他抬槓的時候，我都是唱反對意見的。可是我的興趣是計量經濟，論文寫的是中國鐵路，對政治（甚至台灣）知道的並不比學自然科

學多多少。蘇珊問我有關台灣問題的時候，最初說的還是我的看法。後來說得越多，說的居然是平常所反對的阿建的說法。阿建的看法對錯不說，至少是成套的。而蘇珊是受過田野訓練的人類學家，追蹤起問題來，不輸心理分析的專家。看來笑嘻嘻的，其實無時不在尋找你話裏的矛盾。啊，戀愛中的男人！那時只是下意識地覺得用一用阿建的說法，一切都順遂得多。在小玫面前用英語侃侃而談多麼風光。更何況同樣一句話用北京話和台灣話說出來覺得危險的，一用英文說出來，莫名其妙地竟然覺得安全得多。連小玫都不覺得有甚麼不對。當然她腦中只有鋼琴。但是，天曉得，我是不是真的只是在做秀。天曉得，我們兩人的思想真的一點也沒有發生變化。跟阿建借「瓦解的華夏帝國」給蘇珊的時候，我們不也看得津津有味嗎？……

十點十七分。小玫吃了藥沒有？氣溫降低，腳下的草地殘雪好像硬了很多。

如果蘇珊不來參加婚禮。和主婚的殷天中必然地碰頭，是不是就可以躲過這場災難？小玫決定自己起步太晚，不是演奏家的材料，到D大來改學教育的時候，蘇珊本來就要到扁加拉德西去收集材料的。聽說我們決定結婚，她延遲了行期，留下來參加婚禮。殷天中理所當然的是主婚人。最盛情可感的是殷師母，她大小一把抓，好像在嫁女兒一樣。那段時間，我在課外還幫著殷天中做對華貿易的顧問工作。婚禮前一天晚上，兩人還在徹夜翻

查一些工程機械的專有名辭呢。婚禮幾乎全是殷師母和小玫兩個人籌辦的，我和殷天中那一天只是穿上禮服，行禮如儀扮演應扮的角色。自己早該想到人生不可能完全永遠地像在演戲。和阿建抬槓的時候是一個人，和蘇珊講台灣的時候是一個人，在殷天中的世界裏又是一個人。幕起幕落，幕場分明。早該知道……

十點二十一分。方場那邊殷天中辦公室的窗口，好像有人在恍惚。還是看花了眼？芝雄胸中又湧上一股熱烘烘的羞耻。

「沒有想到你城府這樣深，這幾年把我瞞得緊緊的。」今天下午殷天中說這句話的時候，可以說是已經給整個事件的經過定了調。華裔教授在美國大學謀生，不安全感有時並不一定比剛從台灣來的留學生低。大學不但是一個學術機構，也是一個權力結構；這幾年來，他經歷了不少鬥爭的風浪。語言神色是讀書人進行鬥爭的工具之一。這幾年他在系裏地位漸漸穩固，那套威儀的工夫也更精煉了。他的聲調雖然平靜，一聽就知道事情極端的不簡單。

不，定調的雖然是這一句，激起自己的脾氣的却是第二句：「不要再演戲了！」我真的是一頭霧水啊！

「你甚麼時候變成台獨的？」

「我怎麼會是台獨？」

「我剛剛去P大審查蘇珊。吉爾伯特的論文回來。」他頭向後一

揚，順勢靠在椅背上，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好整以暇似地微笑著的檢查官。

真窩囊！我那時的驚惶是千真萬確的。使我驚慌的該不是「台獨」的事，而是下意識地想到這件事將永遠無法解釋清楚。蘇珊回美國後，在鄰州找到教職，一邊教書一邊寫論文，已經很久不見了。是今晚打電話問她，才知道她的外校論文審查委員在非洲回不來，臨時請殷天中湊數。殷天中却没告訴我，那是胸有成竹的審問策略之一。使我摸不著頭腦，更使我手足無措。

「她問了一些台灣的事情，那是有的。」

「這樣簡單嗎？Allow me to refresh your memory.」他翻開桌上用報紙蓋著的蘇珊的論文唸起來：「Special thanks goes to my friend C.T.S., my informant in the case of Taiwanese, who in addition to valuable bibliography, provided me with many insights into arguments for an independent Taiwan. C.T.S.不就是您張先生嗎？」

真窩囊！我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再看看她的書目，有Formosa-gram,有早年台獨發的各種號外，島內版的（瓦解的華夏帝國），沒有組織的台獨拿得到這種資料嗎？」

「我跟別人借來的。」虛弱羞耻的困獸之鬥。跟阿建借的時候，我甚至沒告訴他實情。我不願讓他

台灣新社會 2 1985.8.

知道我偷偷拿了她的理論在蘇珊面前表演。

「誰？」

「我不能說。」這樣的一丁點勇氣是應該有的，但我那時說得多無力！

「你不說我也不能逼你。」本來以為他講道理起來了，胸中第一次稍微輕鬆。可是他接著說：「芝雄，你知道我很早就有意請你在我的經濟顧問公司工作，可是你也知道北京政府是痛恨台獨的，你如果不告訴誰借那些東西給你，我可不能冒險……」

這明明是威脅利誘，要我出賣阿建。爲了甚麼？他知道了有甚麼用？他有甚麼權力知道？他又憑甚麼這樣審問我？胸中的火藥堆積著，堆積著，但引線太細了，太細了。

「我還是不能說。」！聲音小得連自己都差點聽不到。

「好吧，可是這幾年我這樣信任你，你還是不應該欺騙我。」

「我甚麼時候欺騙你？我們從來很少談政治。」

「所以我就說你城府很深。」沒有出口的陷阱！

「我不是台獨，我知道這件事永遠解釋不清楚，只好信不信由你。」抬頭和他的目光相對，最多轉上七、八度，轉不完的七、八度。

他生氣了突然拍桌站起來：「我是爲你好，你難道不懂嗎？！」

一定是他這個突然的動作，純物理的，沒有人的顧慮的。引線點著了：「謝謝你的關心，您是我的

老師，可是您還是沒有權力這樣冤枉我，審問我！」啊，那種快感，不可遏止的快感。強烈但也危險的快感。危險！危險裏招著手的誘惑。殷天中氣得一屁股跌進皮交椅裏去了。不應該說，但是還是非說不可。像是在和阿建抬槓，但是我變成了阿建……

「聽說江南命案發生後，您買了一把自衛手槍，可是您這樣審問我，不正像國民黨的特務嗎？」

不該說的還是出口了。弱者的勇氣。這樣響亮的一句話說出來，竟然不敢看他臉上的表情，享受勝利的成果，反而落荒而逃地衝出他的辦公室，用速度和加速度來掩飾內心的慌張。窩囊！

「張芝雄，你給我站住！」我不能站住，我必須向前衝，向前逃。他追到門口來了，他的聲音追過來：「你這樣..你給我聽清楚了，只要我在這個系裏一天，你一天別想畢業！」……

已經十點二十七分了。

蘇珊在電話裏說，明天一早她就趕來，幫我要求系裏開會，和殷天中鬥一鬥。鬥是多半鬥得過的，道理全在我這邊，可是又怎麼保證他不會用別的手段整我？即使他不會，事情一鬧開來，不就傳到國民黨那裏去了嗎？啊，小玫，你不該嫁給一個台灣人……

芝雄的腳根緊緊地，深深地掘進文理方場凍硬了的草地裏。正好像當年在成功嶺練向後轉，只是轉到一半突然被北美的寒冬冰封固化了。再過兩分鐘就是十點半了。(1985.4.23)

許不了

一位飽嘗辛酸的受害者

黃立夫

臨終前米酒和刨冰是許不了最不可或缺、最鐘愛的食物，「速死坑」更是他麻醉心靈的最佳藥劑，最後他終於帶著一具酒精發酵的身軀，離開了這個他毫不留念的世界，走時只不過三十九歲。

許不了本名葉鐵雄，籍貫不詳，他的一生充滿傳奇，他的親生父親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是誰，但據說曾經在基隆渡船碼頭擺過麵攤。母親徐明珠是前基隆「愛樂夢」酒家的服務酒女，許不了四歲時父親逝世後不久，徐明珠帶著許不了再嫁給當時頗有名氣的魔術師葉清江，此後一家三口便過著賣唱獻藝的吉普賽流浪生活。四年期間徐明珠與葉清江又生了一男一女，不料就在許不了八歲那年母親徐明珠因為受不了繼父葉清江風流成性的精神壓力加上貧苦的生活，終而仰藥自殺。年幼就飽經風霜的許不了，經歷了這一沉痛的打擊，改變了他日後的生活。許不了成名之後放縱任性的作風，或多或少起因於年幼喪母

的刺激。

許不了的繼父葉清江是當年全古有名的魔術師，許不了幼年時就跟著繼父學藝，由於繼父要求極為嚴苛，發脾氣時許不了常會遭受到莫名其妙棍棒交加的毒打。

十二歲時血管裡流著叛逆血液的許不了終於在受不了繼父的責打之下而決定離家出走、過著千山獨行的艱苦日子。離家出走的許不了，流浪的足跡幾乎遍及台灣島的每一個角落。為了生活他在台南車站前幫人擦皮鞋，也拉過三輪車，更到過桃園大溪受雇看牛。有一陣子又跑到北投當芭蕾舞學徒。全古各地只要有夜市場的地方，幾乎都有許不了擺過地攤的痕跡。這一段辛苦流浪的日子，使他看清了社會百態、人心險惡的一面，了解一樣米養百樣人，更為他帶來豐富的人生體驗。日後他在電影界成名時，大都飾演流浪漢或中下階層小人物並能在表情、動作維妙維肖，入木三分，流浪期間的體驗，的確使他獲

益良多。

許不了為人憨直、豪爽、固執、聰明、相當俱演戲天份，是台灣演劇圈裡所共認的事實。生前他贏得無數的掌聲，但最後却輸掉自己的生命！他製造過一次又一次的歡樂給別人，但卻製造痛苦給自己！看過許不了電影的人，無不為其製造逗趣的笑料而得到歡樂，但是在人們浸受快樂的背面，許不了卻被酒色財氣的枷鎖環繞著，一道道像是緊扣他的喉嚨使他透不過氣來，真要解脫，也唯有揮別生命是最佳的途徑。

如今許不了英年早逝，掙斷了枷鎖，安安靜靜的過著沒有人騷擾的日子。他生前是大眾肯定的逗趣小丑，是一位草根性的社會人物。在他所經歷的卅九年生命裡，十幾歲時正值國民黨政權，推行北京話，開始有計劃消滅台灣人母語的時候，使得當時台語影片，全面受到封殺、禁拍。否則以許不了的演戲天份，他應在台語片當道時，就能



許不了！“苦”不了！

在台語片中有發揮的機會，也許因為這個原因許不了成名較遲，晚來的名利雙收，種下他誤上黑社會賊船的後果。

許不了年輕時浪跡天涯，到過台灣島的每一個角落，而台灣黑社會的形成，大都源於市集地方。許不了由於在全台各地市集地區，巡迴擺設地攤的期間，委實認識了不少當地的黑道人物，個性爽直的許不了也與這些黑道份子或多或少建立一些交情。

但是真正與黑社會搭上綫，則是許不了有一次在台北國際大樓金元寶俱樂部喝酒時，酒後狂言不遜，得罪了台北三環幫老大王道新，雙方起了衝突，王道新當場被許不了隨行的台南黑社會份子殺傷，事後許不了酒醒，才發現對方來頭不小，自己批漏闖大了，於是透過當時的楊氏影業公司老板楊登魁出面擺平，楊登魁是高雄西北幫十八太保的龍頭大哥，經過楊登魁的說情，據說許不了賠償王道新一百五十

萬元，另外為了感謝楊登魁的拔刀相助，答應為楊老板拍攝了一部天才與蠢才的影片，從此之後許不了便和黑道牽扯不清，日後搖身一變而成為黑道的搖錢樹，這又豈是他當初酒後失言所能臆料到的後果。

經過了王道新事件之後，許不了身邊從此多了一名貼身保鏢，名為經紀人，專門替他安排秀檔，黑道份子的介入，的確為許不了解決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但是許不了萬萬沒有想到搭上了黑道後，黑道份子的野心永無止境，煩惱反而比以前更多。

自此以後有關許不了被黑道人物強迫壓榨的傳言，層出不窮。

許不了當紅時表面很風光，很賺錢，拍一部戲酬勞二、三百萬，事實上拿到自己手上的錢却只有五、六十萬元，有時遇到黑道份子當老板的影業公司，拍片一毛錢也拿不到，但又不敢出聲，他曾在酒後告訴朋友，實在不願當黑道的搖錢樹，以前當過鐵工、放過牛、擦過皮鞋當時很痛苦，可是成名之後痛苦却有增無減，為了應付黑道兄弟的需索，許不了每年抽三部戲給黑道弟兄交際，即每年花費應付道上弟兄威脅的費用約一千萬元，許太太就曾對許不了說：每個人都想吸你的血，等吸乾了就沒有人會理你，許不了的回答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許不了的二個孩子對父親的成名非常羨慕，曾說，爸爸我們長大也要當小丑演戲，好神氣，但是換得的却是父親的一記耳光和記住：

「演戲就像爸爸打你們的耳光一樣痛苦。」的一句話。如今許不了走了，臨終前面對著層層包圍著他的枷鎖，他的最後一句話就是「我不適合住在這個黑暗的世界，人心太可怕了」。

死對許不了來講，應該是最好的解脫，從此以後再沒有人能吸他的血了。

從許不了的一生來看，他屬於生不逢辰的悲劇角色。在他一生所拍攝的四十部電影中，扮演的角色均為本土性的中下階層人物和被取笑的小丑角色，從他扮演角色的雜妙雜肖，充分的反應了目前台灣社會百態和生活的層面。以許不了的才華假如不是在國民黨政權的全面封殺禁止台語影片的拍攝他應可以

發揮其更大的天分，而不是專扮演一些叫人取笑的角色，他可以發揮更大的正面作用，對社會的貢獻也可以更深入一層。

卅幾年來在國民黨政權的強制壓迫之下，不知道已經有多少個類似許不了這種有才華，又具愛心的演藝工作者，被埋沒了。這是台灣社會的損失，另從許不了的身上我們更發現國民黨政權在台灣所實施的愚民政策，欺騙、取笑、壓制台灣人的情形，和許不了在電影中所扮演的角色無疑是相似的。這反應了國民黨政權在台灣不僅破壞原有的民俗、民風、社會道德，更將台灣人民玩弄於股掌之間。

其次，許不了生前飽受黑社會不良份子的威脅、壓榨，身心財物

遭受到鉅大的傷害情況，並沒有治安單位出面保護，將不良份子繩之於法，反而是治安單位縱容黑社會份子，使其變本加厲，這對於合法繳稅的許不了而言，國民黨政權的對待他是不合法、不公平的。

國民黨利用黑社會，做盡了壞事是由來已久的。如今我們再度看到一位才華洋溢的演藝人員，在飽嘗了與國民黨政權掛鈎的黑社會不良份子的欺侮之下，含恨而逝，更令我們看清國民黨政權統治台灣人欺壓台灣人的猙獰面目。

許不了的死，國民黨政權治安單位，難逃責任。許不了的死也無疑將讓眾多台灣人民了解國民黨政權的本質。



台灣文化事業公司刊物 訂閱/購單

日期:.....年...月...日

我希望訂閱『台灣新社會』月刊:

美國地區: (美金) 一年二十元 二年三十五元 三年五十元
美國以外地區: (美金) 一年三十元 二年五十五元 三年八十元

永久訂戶: (美金) 五百元

榮譽訂戶: (美金) 一千元

我希望訂購下列書籍:

	定價	冊數	總額
<input type="checkbox"/> 動盪的年代 陳振業著	\$ 6.00	\$.....
<input type="checkbox"/> 一九四七: 台灣二二八革命 王建生, 紀顯芸, 陳湧泉合著	\$15.00	\$.....

姓名:.....

支票抬頭: TAP

地址:.....

寄 至: P.O. BOX 3275
Los Angeles, Ca. 90051



讀了貴刊的創刊號，頗有清新之感。貴刊將重點放在島內問題及第三世界，是一個極有意義的嘗試。然而在創刊號裡，就有洪哲勝的文章。不知貴社與台灣革命黨有什麼關係？

在創刊之前，本社曾在「台灣公論報」及南加州台灣同鄉會出版的「鄉訊」上面發佈計劃出版「台灣新社會」的消息。此外，在台灣人的聚會以及私人談話中，我們亦經常預告「台灣新社會」月刊的問世。洪哲勝先生顯然是透過這些媒介而獲和我們的計劃。「台灣新社會」是一份超組織的大眾化刊物，歡迎任何台灣人社團的成員以私人名義賜稿。對於台灣革命黨總書記洪哲勝先生的文章，我們便是以這樣的態度刊登的。本社與台灣革命黨並沒有什麼關係。我們希望利用這個機會重覆一遍，符合「本土的、進步的、草根的」原則的文稿，將予優先採用。

翻一翻貴刊創刊號，第一個印象是：文章似乎太硬了，第二是對敵人罵得不够，第三是沒有島內民主鬥士的文章。希望你們在這三方面加油！

多謝你的意見。一篇文章算硬還是不硬；恐因人而異。我們今後會努力提高可讀性。但卻無法答應不刊硬的東西。對敵人要怎麼寫，恐亦因人而異。我們的著眼點是大眾的問題，不是敵人的內幕，是問題的根源，不是現象的外表。至於島內民主鬥士的文章這個問題，我們恐怕無法作正面，直接的回答。讓我們試著這樣作答吧：我們將努力取得島內鬥士的文稿，但恐怕不能以真名或常用的筆名發表。在這裡我們希望強調：我們不計劃作轉載的工作，我們只在取得島內鬥士第一手文稿時才會刊載。

你們似是有心人，但顯然沒有大眾語言。

多謝。我們當努力向島內尋覓真正的大眾語言的文稿。

目錄太不清楚了，要找一篇文章，却不知在那一頁。

謝謝，從第二期開始改進。

在創刊號的封面就印出日文，對我這不懂日文的人來說，是很難接受的。希望以後不要再這樣做。又，貴刊的編排似乎留下太多空白，字也嫌小一些。

謝。日文確實是許多人看不懂的外國文。但是我們尊重作者的意思，照登日文以求存真。希望讀者勉為其難，接受這幾個陌生的日文。換一個角度來看，這未嘗不是一個學習我們常脫口而出的「Ojisan」在日文裡應該怎麼寫的好機會。再進一步說，「Ojisan」不是一個已經本土化的外國語嗎？又，本刊大胆地採用中文電腦打字，字可能縮得太小，空白可能留得太多，你的意見，我們會存入腦中，待獲得更多的反應後，當綜合而做決定。

更正啟事：

上期咱復拼一遍，おじさん！一文，經作者來函指正。第37頁第三欄第廿行，誤植為「我想這下美國他別想去了」應改為「我想這下美國也別想去了」，另第38頁第二欄第三行誤植為「文雄兄和我讀到一位政治人物時」應改為「文雄兄和我談到一位政治人物時」，在此向作者致歉。



編者的話

在這第二號裡，我們以嚴謹的態度推出有關垃圾問題的專題討論：「台灣不再是美麗島」。它包括兩部分：前半部由陳湧泉與王建生共同執筆，扼要地指出垃圾之害以及國民黨的「處理」方法。後半部是簡明英撰寫的「垃圾抗議」。今年雖然不常見到垃圾新聞，垃圾問題並不因此消失。在國民黨政權未被推翻之前，垃圾問題恐怕沒有澈底解決的一天。希望讀者對這個專題討論多予反應。

在創刊號裡，我們以核電問題做為專題，言猶在耳，核三廠就於七月七日起了一場大火。核三廠大火的嚴重性，可與美國賓州三哩島核電事件比擬。在這一期裡江浩然對此事件作一簡要的報導與分析。

南非黑人民族解放運動是長期以來就為大家所關注的。在創刊號裡，我們登了張亞因的「憤怒的南非——粉碎種族隔離制度」。七月廿一日南非白人政權因實施緊急狀

態法令而躍入世界新聞焦點。在這第二號裡，沈啓東對南非的七月有一扼要的報導。

收入這第二號的還有其他四篇文章。岳原的「由生產方式談革命觀」，洪哲勝的「阿爾巴尼亞革命經驗談」(下)，淡水的「小小江南」，以及黃立夫的「許不了——一位飽嘗辛酸的受害者」，都值得細讀。

創刊號推出後，很快地接到許多讀者的反應。從這一期開始我們特闢「大眾論壇」來刊載讀者的反應。敬請大家繼續批判、支持。



『台灣新社會』稿約

- 本刊以探討台灣人的前途問題為宗旨。我們希望透過開放的探討來集結台灣人的力量。基於這個宗旨，我們歡迎具有「本土性、進步性、草根性」的論述、報導、與創作。
- 本刊歡迎下列稿件：
 - 有關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教育、歷史等的論述。
 - 有關台灣勞工、農民、漁民、礦工等勞動大眾問題的探討。
 - 有關第三世界國家的革命經驗的分析與報導。

- 詩歌、散文、小說、劇本、木刻、素描、攝影等文藝創作。
- 新思潮的介紹。
- 稿長請勿超過四千字，特約稿不在此限。
- 請勿一稿兩投。
- 請自留底稿，恕不退稿。
- 來稿請註明英文姓名及通訊處，以便連絡。
- 稿酬每千字美金二十元。詩歌、漫畫、木刻、素描、及照片以件計酬。
- 文責由撰稿者自負。本刊歡迎讀者

就已登文章之論點提出批判。接到批判文稿後，本刊將即連絡作者提出答辯，以便同期刊登。批判與答辯之文章以不超過二千字為原則，無稿酬。未註明通訊處之來信恕不採用。本刊保留終止辯論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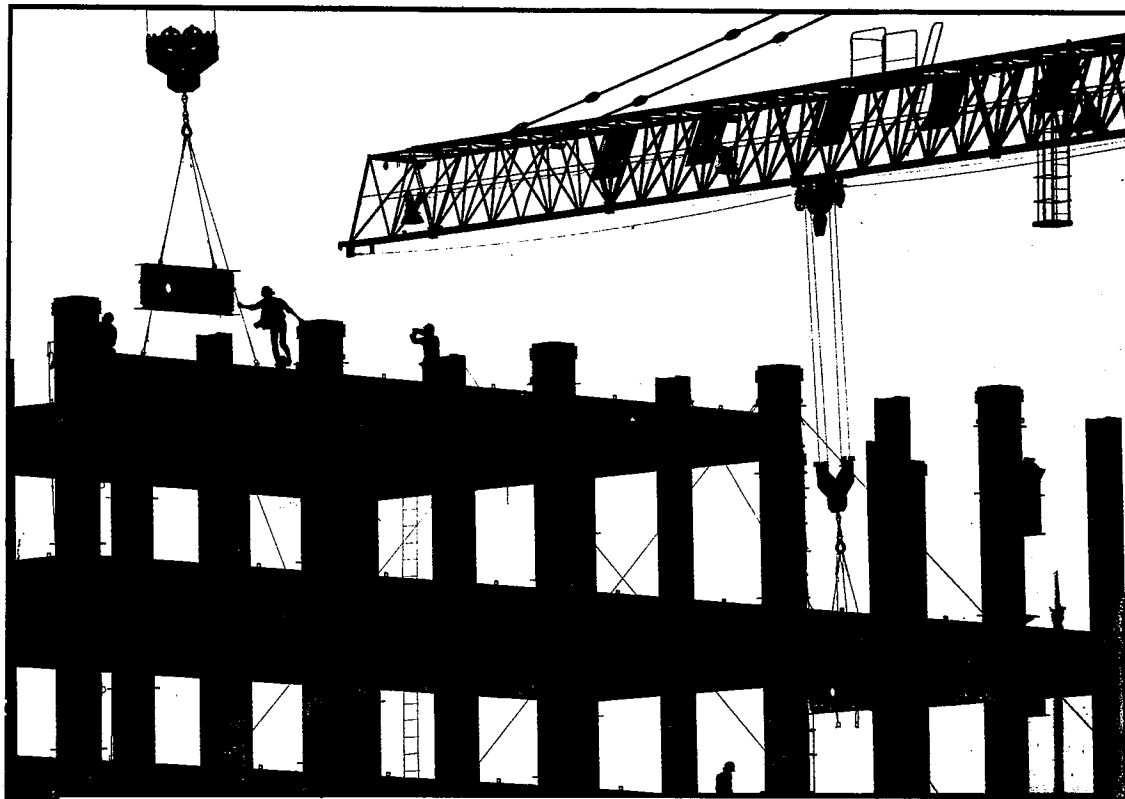
- 每月十日截稿。
- 本刊保留適度之刪改權與小標題製作權。不願被刪改及不願加小標題者請註明。
- 有意投寄譯稿者，請先連絡。
- 來稿請寄：

TAP

P.O.Box 32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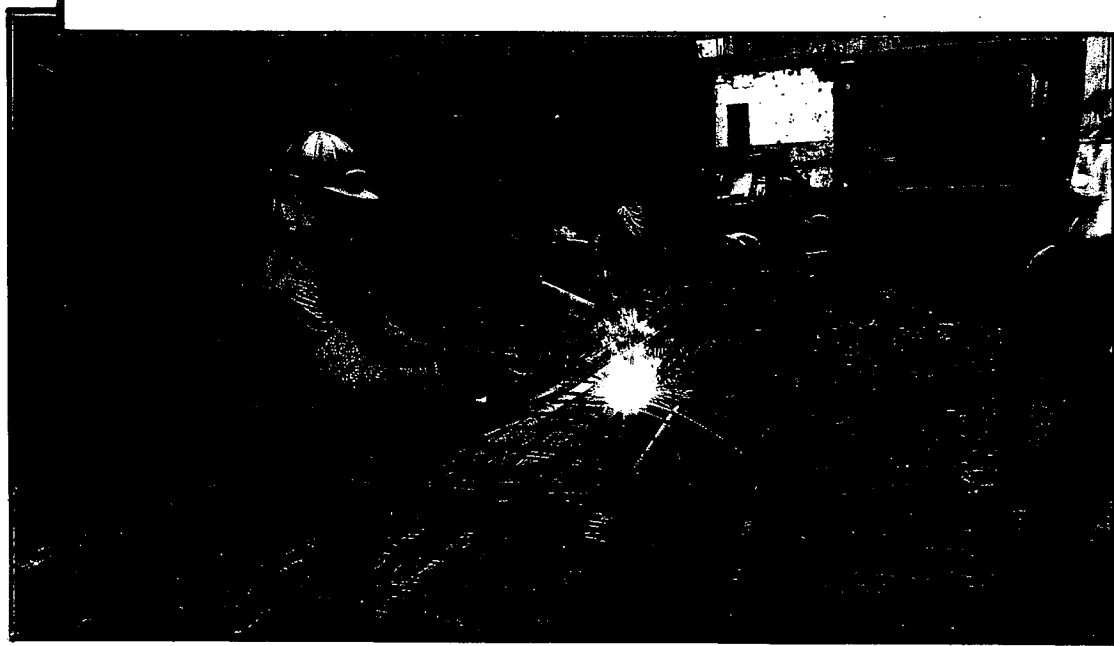
Los Angeles, CA. 90051

U.S.A.



建築工人，冒著汗在炎日下、高架上工作。他們的權益、他們的生命沒有什麼保障。他們極需要一個屬於自己的工會。

(照片取材自“台灣行腳”)



TAP
P.O. BOX 3275
LOS ANGELES, CA 90051
U.S.A.

TO:

BULK RATE
U.S. POSTAGE
PAID
CARSON, CA
PERMIT NO. 969



台灣社會問題探討系列㊟
動盪的年代

陳振業 著
定價：6 元



一九四七
台灣二二八革命

王建生·紀顯芸·陳湧泉 合著
定價：15 元



台灣新社會 月刊

THE TAIWANESE NEW SOCIETY

零售：每本美金 2 元

訂費：美國地區一年 20 元 二年 35 元

美國以外地區一年 30 元 二年 55 元

永久訂戶：500 元，榮譽訂戶：1000 元

台灣新社會 2 1985.8

本土的·進步的·草根的



臺灣文化 刊物

請支持·請愛護